

Blue

Cy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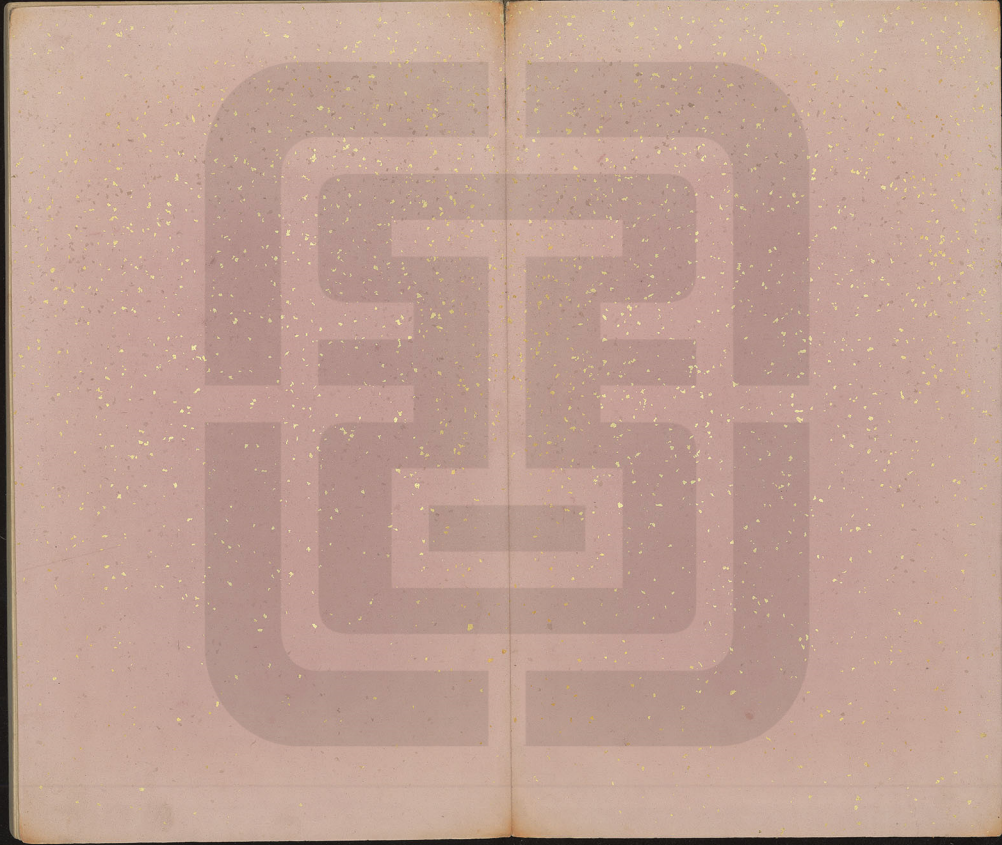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QCARD 101 VS

© Munsell 2007 TM Color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八

秋官司寇上

鄭鐸曰秋者天地嚴凝之氣肅殺萬物之時刑者人君所以肅天

天下之不肅故掌刑之官屬乎秋言刑之用如秋氣之肅殺

易氏曰刑以弼教寇則敗其教之成者故刑者謂之司寇上字

上字寇以冠者害也案上九曰刑禁寇上下綱也可後世亦謂之司

寇有言害而終禁之此秋官體上天肅乃大寇謂之司

賊是刑所以懲敗類賈氏曰錢官之司賊天子諸使同故司寇至業

崇為意所建司寇有十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

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官

鄭康成曰禁所以防姦者刑正人之法。劉迎曰大司寇帥屬官

以掌邦刑為職如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可也今所掌止於邦

禁佐王始正其職以刑邦國聖人設司寇之意常欲禁於未然果

不可禁然後以刑見其愛惜保護斯民恐陷於罪矣賈氏曰掌邦刑而

刑掌邦禁禁明之則刑可不用○魯解曰掌邦禁言執法之人本佐王

刑加回言用刑之事然刑非大司寇之所職專作威者人君之權

左持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

陳宏甫曰先王設官分職最當詳攷其錯綜互見不可倫類又有

截然不可易者如大司寇之屬九朝廷之獄大司寇士師掌之六

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甸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

都鄙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凡此類皆獄訟之半故

雖自知遂之外如甸稍縣都外而邦國一皆聯絲而盡屬諸司寇

鄭康成曰王祭也王祭獄訟之車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註曰建言四方



以五刑糾萬民

其皆重典所以懲其惡皆所以為中也

用重典以剛又之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意惟之輕典所以達

鄭康成曰刑亦法也糾猶察異之。賈氏曰此五刑與墨劓等正

刑別或一刑之中而含五或此五刑全不入五刑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

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賈氏曰言野刑則國外若鄉大夫云野六尺之類。王氏詳說曰野刑之於六遠鄉刑之於六鄉是也然以軍刑間於鄉遂之間者以鄉遂之間軍之所在也其曰官刑謂在官者設也其曰國刑謂王畿之內九十三國者設也又非三典所以刑邦國之國。鄭康成曰功農功力勩力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德六德善事父母為孝能能其事職職事修理愿怒謹暴當為恭字之誤。易氏曰上者各有所上也糾者糾其渙散也蓋渙散非用刑之時而刑之所糾期於無渙散而已。王氏曰野刑為事故上功糾力力所以致功軍刑為政故上命糾守守所以致命鄉刑為教故上德糾孝孝所致德官刑為治故上能糾職職所以致能國刑也故上愿糾暴夫愿而暴刑所取也。劉執中曰以五刑糾萬民者建六典以為民極也是故六卿各職其官建之使必行於天下行之使必範於後世者大司寇正其刑典也乃建事典佐王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者用野刑焉農耕也溝涂也隄防也井邑也官城也百工也九役民以作其事而奉國家者以成功為上以不致力為糾則冬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政典佐王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者用軍法焉振旅也芟舍也治兵也大閱也伐國也



以園土聚教罷婦民九害人者實_致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

鄭康成曰園土獄城也。鄭鑄曰天之體圓而大德曰生獄城必

園主於仁而已民為不善有致死之道聖人之心常欲生之昭王

以互刑謂之則能為國。鄭康成曰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

為善也民不慙作勞有似於罷於。劉韜中曰罷謂不教而用

鄭鑄曰民不能自強於為善者謂之罷民夜納之園土而晝則施

以職事何以謂之教蓋民有過失者其害人之罪雖匪故為然其

罪已若夜寘於園土以晝之晝施職事以役之明書其所犯之罪

於大方版加諸背而耻之如劉韜神知謂是罪狀也使之猶有人

之心焉則變惡為善殆不旋踵是乃以不教教之也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

賈氏曰能改謂在園土不出自已過也。鄭康成曰反于中國

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園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

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易氏曰鄉里謂

之中國者周以園土代五流之法有絕於中國之義於是反于中

國三年不齒則雖可與為善未能保其必善當是時也州長屬民

而讀法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聽黨正屬民而飲酒者屢矣而罷

民不在所序年運而往亦既久矣昔之不善固將自化然後齒之

倫類不為幸民也。鄭鑄曰其能以齒於平民者三年蓋御惡人者

別久而足三釋之也

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

鄭鑄曰既不能遷善又逃遁而出于園土不畏甚矣如斯人者殺

之而已。李氏曰先王之時雖用肉刑然之罷刑者實未嘗選用



之故司寇以圜土教羅民其害人也實法之所當誅而先王之心有所不忍憫其不能自強於為善無以開其改過自新之路則人道絕矣是以凡害人者姑寬之圜土而施職事焉所以役使勞苦之使知所自強以明刑耻之所以甚其罪惡而汗辱之使知所自好彼其能改則釋之可也其不能改則誅之未晚先王用刑其委曲至此

以兩造廷報禁民訟入東矢於朝然後聽之

鄭康成曰造至也使訟者兩至皆必使兩人皆至於公庭○王氏曰訟謂以實相相○王氏曰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禁則止其

刑然○鄭康成曰古者一弓百矢東矢則百个與詩曰其直如矢必入矢者取其直也○鄭鑄曰訟以直為主入矢所以自明其直也不入矢是自服不直矣入矢而辭屈又因而沒入於官以罰之如是以致民於無訟

以兩劑好貨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鄭康成曰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鄭鑄曰以罪相證必兩者皆有契券然後可用一有而一無則無以斷其獄矣無兩劑則不聽是乃所以禁之書曰無簡不聽惟有簡書然後聽也

王昭禹曰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蓋爭而不已必訟訟而不已必獄王氏曰以兩劑聽之自所稱信○劉迥曰鈞金三十斤銅也金音鉞二百鉞則罰於赦刑之後鈞金三十斤蓋入於未聽之前若令先立罪賞以信其辭使不敢輕犯所謂禁民獄也金是自服其獄之堅不堅矣入不堅又從沒入於官以其罪不如此死獄

黃氏曰兩造禁訟兩劑禁獄其廉耻之素行正故入東矢鈞金而

後聽之欲其自悔也小曰訟大曰獄鄭謂以貨財相告為訟非也
貨財固亦自獄士師職曰凡以財獄訟者按小司冠上服下服若
今杖以下為輕罪非徒以上為重罪此獄訟之別鄭鍔曰罰其夫
以為武備罰其金以足國用既以止獄訟又以利乎國

愚按井田之民財入有限儻非理直而辭堅必不肯廢財以好
爭聽民獄訟先使入束矢與鈎金此亦禁止之一端至於不可
得而禁而甘入于官必其情之大不得已然後上之人不容不
不聽其情至齊威患無兵需管仲使民之訟者入束矢以為兵
始笑先王之意

以嘉石平罷民

鄭康成曰嘉石丈石也樹之外朝門左謂民曰嘉石也有文謂罷
張思其丈至平成也成之使善易氏曰上經罷民害人而罷於
法者此則未罷於法而不可以法加者也雖無大罪可寘國土若
舍而弗治亦有害於州里之善俗於是平之以嘉石謂石雖嘉而
抑之於外朝之左所以耻之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鎡桎姑毒而坐諸
嘉石役諸司空

鄭康成曰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麗附也未附著於法也

刑或曰曰未麗於法則刑不當施蓋於木在手曰桎足曰鎡役諸
州里不可在舍蓋於刑謂不當施蓋於木在手曰桎足曰鎡役諸

司空坐曰訖使給百工之役其不劉也中曰桎桎其手而坐外罪

鄭鍔曰罷民以為可罪耶其罪未麗於法以為可恕耶然所為之
罪過又有害於州里是故加以手足之桎桎使坐嘉石以耻之坐

日已滿又役諸司空以勞之所以激其為善之心王氏曰先王
可廢也不為罷罰人也不為則非特如此而已司空之役不

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鄭鐸曰重罪十三日坐役之某年其次或九日或七日或五日或三日役則或九月或七月或五月或三月隨其輕重為五等而又

以近焉役訖而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州里不任是鄉人所不容

者或捨之又將為害於州里任則舍之乃使州里相安州里任之

者恐置前為罪而不改故。鄭康成曰宥寬也

李氏曰萬民有罪過又害于州里者宜法所不貸今不過桎梏而

坐諸嘉石以耻之雖罪之重者不過旬有三日而去矣役諸司空

以疲之雖罪之重者不過一替而去矣五刑蓋未之及也何以懲

一而戒百哉嗚呼此萬民之有罪過又曰未麗于法蓋其罪之輕

者皆觀已麗于法而冀諸國土者猶姑准教之而未遽加以刑况

未麗于法而坐諸嘉石者豈不尚在可教之域

以肺石達窮民

鄭康成曰肺石亦石也使賈氏曰坐赤石者。鄭鐸曰人之氣由

肺而通石之形似肺而色赤者使窮而無告之民立於其上冤抑

之氣由此而通王氏曰肺在五臟其情為憂其氣為窮窮或謂

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大司寇又以肺石置於

外朝門之右以達窮民窮民有告于朝共革一耳執宜擊鼓執當

坐肺石耶以二官放之路鼓擊於太僕太僕政官也肺石掌於司

寇司寇刑官也窮民之擊鼓者豈以政之不善之故而坐肺石者

鼓奚為哉

凡遠近惴然獨光切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灯文弗達者立於肺

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賈氏曰言遠近者無間畿內畿外。鄭康成曰無兄弟曰悻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上謂王與六御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長謂

諸侯若卿遂大夫。鄭錡曰悻獨老幼欲告愬于上長吏不以上聞其立也必及三日之久士師聽其辭以告于朝而罪于長吏蓋

君門萬里不有肺石之達則無告之民無由知不俟三日之久則非誠實無告者或妄得以贖朝廷立法如是此先王之世所以無

空窮民。窮民曰大僕建路於窮民速逆基於遷令此則三日而非此則下道其上也。罪長若故也。罪長長而不謹之以恃其僻之吏則下道其上也。死以倍於下。非此則也。速逆以違何容心焉。

刑象揀日而斂之

王昭禹曰刑者側也刑者成也且無所加損亦量時而有輕重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為是故也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

易避而難犯使民觀象者九使之知所避而已。易氏曰布之使民有遠罪之心斂之使民無觀刑之心聖人重刑尤有甚於治教

與政也

九邦之大盟約

鄭康成曰蒞臨也。賈氏曰大盟約者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血盟所有約並言之辭。易氏曰盟約之事也。約為之信書而已。盟約以盟書為重而不及乎。鄭康成曰天府祖廟之藏六官六卿之官貳副也。鄭錡曰大盟約所以結諸侯之信司盟掌其書刑信

不親蒞之則人無所畏蒞其盟要於天地鬼神乃登而藏於天府與賢能之普民報之數同大史掌邦之典法則之貳以待逆者也

內史掌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也司會官掌邦之典則法之貳以逆

治者也六官六卿之長皆使受盟書之貳重其爭故藏之也謹備

抃失墜故貳之者衆○王氏曰大史內特司會官受其貳而藏之

大史內史史官也受盟約之貳可將刑而刑不能變必至於生也

以息爭不信而後有盟約或不可會去官顯受其貳宜徒與有可

貳收盟之書無所不有使司會去官顯受其貳宜徒與有可

皆大盟約也非大盟約則不若是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

之獄訟以邦成弊必世之

劉迎曰諸侯之獄訟定之以邦典蓋有輕典中典重典之不同以

此三典定其罪也卿大夫之獄訟斷之以八法蓋八辟之麗邦法

有議親故議賢之不同以此八法斷其罪也萬民之獄訟弊之

典為邦之六典以邦法為官府之法以邦成為萬民之八成此

蓋冢宰之治法非司寇刑官之所得重不知大司寇自有邦之三

典以刑邦國非此邦典而何小司寇自有八辟以麗邦法非此邦

法而何士師自有士之八成非此邦成而何惜乎先儒不致誤以

冢宰之六典八法八成附會之○王昭禹曰弊詳於斷斷詳於定

治之為愈詳故言弊不可後在太師之治亦○賈氏曰大宰有八

則治都鄙此不言者都鄙獄訟都家之士告千方士治之

大祭祀奉犬牲

鄭康成曰奉猶建也○鄭鏗曰六官奉六牲各因其類以明其義

犬之為物金性而能守西方之畜同寇執官西方之義也故祭祀

奉天牲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泣誓百官戒于百姓

項氏曰禋者精意以享祀五帝則所以祀王氣也王氣在於地上帝精在於天

鄭鐸曰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而卜日此謂戒之日既得吉卜

而戒以齋戒不欲將待以刑。王氏詳說曰郊特牲曰卜之日王

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

內戒百姓也百官云者百執事也百族云者王之族姓也族姓之

與於祭為重於百官矣故戒百官於庫門之內而戒百姓於太廟

之內正所以辨親疎之義族九百官之族姓與祭者○陳氏曰庫

門之內祭姓所不戒百官於此所以親之也祭之前期十日而

有誓者戒誓則重於戒也太廟先祖之所在成百姓於此所以親之也祭之前期十日而

具脩小宰云以去澤祭之戒具小宰言戒而不及雖言具而不

及脩則誓言重於戒明矣夫祭莫重於禘禘又莫重於誓言戒誓百

官者大宰也泣其誓者大司寇也大司寇泣百官之聽誓言於大宰

云爾賈氏以大司寇不得泣大宰遂以為大宰掌其誓言而誓言餘

小官是有見於大宰而無見於大祭祀也百官言誓言百族言戒又

知百族無預於執事有預於從祭此所以聽戒而不聽誓也王氏

謂互文見義又失之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

賈氏曰納亨致牲謂將祭之辰祭之日謂日明也此二者大司寇

為王引道故云亦如之註○鄭氏曰納亨將殺之時大宰監王

易氏曰大司寇以刑官前王禮也草天子之威儀一目下之志慮

而已

奉其明水火

劉執中曰以陽燧得火於日謂之明火以陰燧得水於月謂之明水陰陽之精義以見聖人精意於鬼神示也。賈氏曰明水火。燭氏所掌者水以酌鬱鬯與五齊火以給饗亨。鄭鑄曰明者紫也言主人明潔故成水火也刑官以清而察獄訟之辭必明而燭蔽蔽之情故使之奉之以明其義。王昭禹曰書曰明清于

九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鄭鑄曰朝覲會同賓客所在刑官先為然後人知尊王。鄭康成曰大喪所前或嗣王

易氏曰納亨及祭尚嚴也朝覲會同尚肅也大喪之事尚哀也此前王之禮所係為甚重然明水火之奉與否者朝覲會同喪紀以人道信之祭祀之禮以神道言之各當於禮而已

大軍旅馘戮于社

鄭康成曰社謂社主在軍者。鄭司農曰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王氏曰涖戮刑官之事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鄭康成曰屬士師以下蹕止行也。劉執中曰邦之大事役民衆矣難以致其肅使刑官之屬蹕之則同不肅。黃氏曰不肅不請

蹕與前

王氏曰小司寇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在國中而已大司寇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之所在通國對焉

小司寇中大夫二人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

愚按天子諸侯有三朝說已見司士此外朝即朝士所掌乃在
庫門之外鄭謂雉門外非也

王氏詳說曰三朝之制有掌其位者有掌其政者朝士掌外朝之
位掌其政者小司寇司士掌治朝之位掌其政者大宰小司寇掌
外朝之政而大宰云王祗治朝則贊治是也外朝言政而治朝言
治豈非大宰尊於司寇而治尊於政乎但燕朝正其服位大僕也
出入王之大命亦大僕也知此則知三朝之制有降殺矣。鄭鐸
曰小司寇刑官之貳宜以掌刑為先今首言掌外朝詢萬民之政所
謂議獄公之辨乃刑乎後豈不以邦之大事未有過於三朝之詢
民當詢民之時掌擗民而糾進以對人君之問必列於前以重其
事

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劉迎曰於此詢萬民亦古總章齋室之遺意。鄭司農曰致聚萬
民也詢謀也。鄭康成曰國危謂有兵寇之難。鄭鐸曰冠雖已
以圖安之計矣元年吳入楚陳懷公新國又。鄭鐸曰國遷則都
而謂焉。王昭禹曰若周公之討亂是也。鄭鐸曰國遷則都
邑不寧將去故即新問民以遷居之利害盤庚之都亳殷是也

鄭康成曰立君謂無家適選於庶也。鄭鐸曰或家適不賢則立
四年衛人立晉是也。王昭禹曰。劉執中曰三者國之大政皆
順民而為之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之者州長也
黨正也族師也閭胥也比長也而三公為之師以六卿為之帥脩
六卿之官而百職舉焉謹六卿之教而三物脩焉行大比之禮而

賢能出焉周之致萬民其道如是故有大政大疑大謀則必詢之乃能輔王之志而幣王之謀

道備明也

其位王南鄉詳堯三公及州長百姓此面群且西面群吏東面

王氏曰三公卿老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則鄉百皆在矣

上言萬民下言百姓則相備也勳按百姓以數言也

鄭鑄曰詢民正以民為主三公荅王而此面是其常也今鄉之州

長與百姓皆北面者得以荅君群且卿大夫也在東而西面群吏

府史胥徒也在西而東面則左右以輔相之爾王公而下府史皆

在而王之所詢者民爾民非有位於朝者又詢之得以北面於此

見民為貴詳氏曰州長百惟則公為其徵六卿三公則為其

鄉室其者詳氏曰州長百惟則公為其徵六卿三公則為其

詢之於小同後朝士所言是也則卿大夫也

鄭康成曰其孤不見者孤從群且卿大夫在公後賈氏曰

此方東面此朝方東面從群且卿大夫在公後

小司寇擯以以叙進而問焉

鄭康成曰擯謂揖之使前。王氏詳說曰司士掌治朝擯者司士

也所謂司士擯是已大僕掌燕朝擯者大僕也所謂王珥燕朝掌

擯相是已推朝士堂外朝不為擯而小司寇擯蓋非常朝也詢萬

民耳萬民而造天子之庭其不熟朝儀也必矣朝士既掌其位又

帥其屬以鞭呼趨其辟正所以禁其錯立族談者何暇及於為擯

乎此小司寇之所以為擯也然司士大夫而為治朝燕

朝之擯小司寇以中大夫及為外朝之擯又所以見周家之擯多
以命之尊者為之古人重擯相之官分其次也擯即相也入而詔
禮則以相名之出而接賓則以擯名之且朝覲會同太宗伯為上
相而肆師不過佐擯而已諸侯入朝郊勞既館將幣亦大宗伯為
上擯而小行人不過為承檣而已夫小行人與肆師皆下大夫尚
為佐擯與承擯何獨於小司寇為擯於外朝而疑之哉

以聚輔志而弊謀

鄭鑄曰凡大華人君之志固當先有所處謀亦有所嚮其所以詢
民者蓋詢衆人之言以衆人之見而父吾志然後合衆人所見以

斷其謀志先定而取衆人之言以佐其決而已黃氏曰問志先
斷其謀志先定而取衆人之言以佐其決而已○王氏曰以王

法

王昭禹曰五刑司刑所謂墨劓宮刑殺也鄭鑄曰刑止於五而

獄訟一彼雖不一吾所以聽之者不可以出乎五刑之外惟用

五刑於此以聽其辭於彼黃氏曰皆聽于朝卿士以下所謂司

寇聽之者也鄭康成曰附猶著也故書附作付訊言也鄭鑄

曰聽其辭矣知其罪之所麗可附於其等之刑又慮彼雖服而辜

未必然也又用吾之情以訊之以情度情庶幾可以得其真情也

王制曰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高用情之語可以見君子盡

心之意矣訊已得實又至于甸乃斷之其斷則先讀鞠問之書使

囚問之知其所犯之實然後用法焉蓋至于甸則我思之審讀其

書則彼知其詳

鄭司農曰鞠書則囚曉之也今鞠鞠鞠也乃編之
劉氏曰以鞠罪之書也于甸審而始發乃用

駭若成王之詰康叔至于旬時亦詰戒之切而已
之常也成王使之至于旬時亦詰戒之切而已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九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刑

鄭康成曰為治獄吏襲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使其屬若子弟也
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
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嚴子為坐王榮為
大理。鄭鑄曰獄訟之人必對辨曲直茲其常也命夫命婦不躬
坐使左右代焉貴之也有罪者殺之市朝與眾共弃之亦其常也
王之同姓則不殺諸市親之也禮記曰公族有罪刑于隱者不與
國人慮兄弟也甸師氏言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是也一以妻貞
廉耻一以重國體夫惟我所以貴之親之者如此彼敢恃親盡金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鄭鑄曰人心險於山川况獄訟之際詐肯吐其情乎聽以五聲茲
乃求其情之術凡此五者皆以辭為主故皆曰聽

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項氏曰心者戒之君辭者心之聲聲發於中不能掩於外其辭信
則色定氣舒耳目不亂其辭偽則色變氣索耳目皆惑以此聽之

人馬廋哉五者雖異要皆因辭而後見。辭康成曰辭聽也

三昭禹曰聽其辭因察其色以色者乎顏而為心之末故也彼看
肩詭笑者有愧於心其色赧然則察其色固足以得其心矣。康成

不直則其色也彼行有不慊於心氣為之斂則察其氣亦足以得其心矣。康成

也彼行有不慊於心氣為之斂則察其氣亦足以得其心矣。康成
不直則其氣也耳目者心之樞機心之情偽寓於耳目視聽之際察

其視聽亦足以得其心矣。鄭氏曰心有不直則平所聽者必疑
或疑曰不直則不則。黃氏曰康成謂言不直則煩而下是其一端
也。強法柔很明闇翫發五者之動皆是。以知之皆謂之聽。猶以發
於聲者受之也。故曰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此在爭狀之外。能言
與不言其情發見與隱伏皆於是求之。非有司之專也。故聽之于
朝。將行刺者。

以八辟麗邦濫附刑罰

鄭康成曰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黃氏曰麗邦法以其本罪
附於邦法而議之。應宥應刺應輕應重著於刑罰之所當施者。議
亦非常法。鄭鑄曰先王制刑一定不易。有罪者必麗於刑書而
犯刑之人。或有不可加以刑如茲八者。與衆議之以示至公可也。
茲所以有八刑。辭是議無一定之制也。碑決也。其議定也。麗於法
者。制法謂之辟。八辟蓋近於法而未麗於法。自是然後制焉耳。

一曰議親之辟

鄭鑄曰親者王之族也。有罪可刑矣。然刑之則傷親親之恩。司農

有罪於親是也

二曰議故之辟

鄭鑄曰故者王之故舊也。有罪可刑矣。然刑之則失故舊之好。

三曰議賢之辟

鄭康成曰賢者德行者。鄭鑄曰罪固可刑。然刑之則其人為卿

大夫所與之賢。鄭司農曰非今時

四曰議能之辟

鄭康成曰能謂有道義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難過。惡訓不倦者。叔

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鄭鑄曰罪固可刑然刑之則其人為卿大夫所舉之能。

五曰議功之辟

鄭康成曰謂有大勳力立功者。鄭鑄曰凡有司勳所謂大功之人刑之則無以報其功。

六曰議貴之辟

賈氏曰周時大夫以上皆貴也。鄭司農曰若今時吏鄭鑄曰凡有爵之人刑之無以尊其貴。

七曰議勤之辟

鄭鑄曰勤勞王事之人刑之是忘其勞。

八曰議質之辟

王昭曰質以玉為曰刑之無以尊其代若後。鄭氏曰能議勤以上七者雖以玉為主諸侯亦有之。惟八曰議質據王者言之耳。

總論

劉執中曰議親者教天下之愛其親議故者教天下之厚其故議賢者教天下之慕其賢議能者教天下之矜其能議功者教天下之懋其功議勤者教天下之勸其勤議貴者教天下之忠其君議質者教天下存亡繼絕而不弃先王之德八者天下之大教非天子私親故而議其法將以行之教天下用中于民焉人倫之美莫斯為大孟軻以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執之而不禁舜棄天下而下終身焉豈知所以教天下之愛其親乎。王氏曰謂之議也然以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刑誅報所由來弗不教故其議之可知矣。
愚按皋陶以公而守天下之法舜以私而伸人子之情彼此輕

重各得其宜如王氏以法之不可撓於己私是申商刑名之學
劉氏謂當以親故宥之又幾於任情而廢法皆知有一而不
有二故王族有罪不免于刑者法也刑于甸師不與衆同者情
也後世待宗族之恩薄至殺人反不加罪是未嘗以己恩厚其
親徒以人命私其親也其倅先王之情與法甚矣

以三刺斷死刑庶民獄訟之中

鄭鐸曰獄訟之情所患不得其中耳已得其中從而斷之胡為不
可聖人猶未審以為果中否又為三訊之法以刺取衆人之意果
以為中然後斷之凡言刺有二義刺取也殺也如春秋刺公子偃
之刺則刺者殺也此云三刺則有探取之義刺取君民之意皆以
為可殺然後斷其中而殺之所謂國人殺之也。王昭禹曰中者
以皆皆應律稟節謂庶民若賭卷鬪刺則已自可殺

一曰訊群且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
服之刑

鄭鐸曰人之深情不可臆度將以刺取其意必先設辭以訊之故
三刺之法則有三訊訊問也。禮康成問之以刺取其意耳或謂
訊者或訊於公卿大夫之群且或訊於府史胥徒之群吏或訊於
比閭族黨之萬民而特聽民之所刺所有然後施刑何也竊以為
此所欲斷者庶民獄訟之中故也雖訊官吏而實以民為主而訊
官吏者能達萬民之情而致於上故也。黃氏曰義理盡諸目
人情隱於萬民知不輕殺之不以爲可刺則宜施上服之刑民
以為可殺則亦不輕殺之不以爲可刺則宜施上服之刑民
面者也下服官則施於下體者也然書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者

謂上服服上刑下服服下刑也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者若以爲墨劓施於面爲上服官刑施於下爲下服則呂刑所謂適輕適重與五刑有服之說爲無用矣

愚按三刺之斷不敢自決而許及於三此必罪大惡極或輕或重關於風教上服下服係於人心雖則已屢於刑必待三訊而後斷也民以爲可刺則服上刑無可說者民以爲可宥亦非全然宥之特服下刑比上刑爲輕耳

黃氏曰小司寇前訊繼詢外朝之政令訊繼議刑獄之序大司寇不獨宥也國土聚教而遂免之小司寇上服下服猶施刑焉於此可見會官制職之意

及大比禮志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禮堂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致剛灋曰三年之久民之生死登下亦已多矣故及大比登民數

焉鄭康成曰人生齒而體備謂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易氏曰王之爲王以得平丘民而已故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欲

周知其數王氏詳說曰天府以夫爲名尊之至也與能之書登

于此盟約之書登于此獄訟之書登于此民數之書登于此王所以重其罪但天府曰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殺數則受而藏

之司祿之官缺矣必知殺數亦登于此爲司祿之所掌是已然書之所藏不書其貳者民數也不止一官書其貳者盟約也登其書於天府其爲重則一初不以書之貳與否及所書貳多少

之數爲輕重但觀其罪之所施行耳易氏曰故司民登萬民之數及大比以詔司寇是司寇受其數於司民於孟冬祀司民星之時乃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刑官致重於民數如此冢

宰於刑會登民數之後又為之貳其數而制國用焉蓋古者三年
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家宰以三十年通制國
用而大比之制國用實所以為三十年盈虛欽散之儲內史於此
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之責會於此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
之事二官卑而列於始冢宰尊而繼於後非以統百官之任而統
其成者欤由是觀之民之盛衰徐乎刑故司寇登民數於地官大
比之時財之豐耗山於民故冢宰制國用於刑官登民數之後數
官聯事而合治皆所以重乎民也刑及之故必知民數則司
陳及之故必知民數則司
工商四者不可開而農為重以三分率之農居三分則四民俱
原始可祭不為工商與農相半則野有三分率之農居三分則四民俱
病矣是以王者之制農民以三八分之二通管籍九籍草下
者依山澤之計者為野觀者以三八分之二通管籍九籍草下
餘餘即轉月社中推為常司民賦民數之人而德人公史書之司
會會之三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是而制
分而率一也其像留民賦哉

計

小祭祀奉犬牲

鄭康成曰奉猶進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故小司
寇小祭祀奉犬牲。鄭鑄曰職有尊卑。

九裡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劉執中曰實鑊以滌牲納亨以養牲。鄭鑄曰裡祀五帝今實鑊
水納牲於鑊以亨則亦如之者蓋惟清與潔然後可以亨上帝而
用刑之官克明清平獄訟之辭故足以合上帝之心鑊之實水卑
者之職而使司寇主之此鑊也此水也必清潔斯可以祀上帝為
刑官者詎可以汙穢而不清潔乎

大賓客前王而辟

鄭司農曰小司寇爲王道辟除女姦人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賈氏曰爲王辟亦謂於官中饗燕在寢及廟時也。王昭禹曰大司寇九朝覲會同前王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則非特前王又爲王闡道也

后世而之喪亦如之

賈氏曰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爲王辟也

小師泣戮

鄭康成曰小師王不自出之師。王昭禹曰大司寇大軍旅泣戮

故小司寇小師泣戮

九國之大軍使其厲蹕

鄭康成曰王昭禹師以司寇厲蹕也。鄭司農曰王昭禹言邦則通邑都焉言國則主於國中而已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鄭錡曰軒轅之角有大民小民之星其神實主民諺者謂春官祭之然春官天府但受其數耳司民之官言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則司民之祀正司寇之所主明矣先王以爲民之登耗必有神主之故每歲孟冬物成之時使司寇祀之亦以刑者所以馭民而民之多寡皆自平刑之繁省故也司民已祀則獻民數於王見其奉天以用刑而刑不至於殘民故其生成之數如此王拜受之以圖國用則以民之登耗知斂之豐匱由是而進退所用之物也。鄭康成曰進退備禮益也。民多賦足則進之而備禮民少賦乏則退而殺禮上言以制國用此言以圖國用者制其有無者有司之職國則所謀

者天下之大計是乃王者之權故言於王拜受之後也。曰揚翠

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于天府

之制在王而已
賈氏曰群士謂卿士遂士以下。王昭禹曰計獄者計其多寡之

數弊訟者察其情而斷之為有疑也計非不弊弊非不計各有攸

當而已。王氏曰中獄訟之中言事實多書。鄭鑄曰天府之職

掌受中也登於天府則實之至又以見允合乎天心之義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士

李嘉會曰刑象既布木鐸既徇群士猶而不見不聞而不用法者

此常刑之不恕。王昭禹曰令群士則令千士師卿士以下使之

稟法故也與小宰帥其屬觀治象同意。鄭鑄曰六十屬為衆矣

外觀訟故也增旌焉也增先責紅備詳言盡盡也

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鄭康成曰宣布也。王昭禹曰宣布于四方則非一國。鄭康成

曰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士師之五禁

林檎曰刑所以行法故布法觀法司寇獨備焉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項氏曰乃命其屬不獨群士凡秋官之屬皆入計。會李嘉會曰入

職數乃令致之於王。易氏曰王氏謂餘官以歲終入其會獨

司寇以正歲入之所以謹其始非也乃者繼事之辭令群士乃宣

布于四方以終歲期之至天宰受會是時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所以紀小司寇一職之終也

宋徽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九

東嶽周禮訂義卷之第六十

士師下大夫四人

鄭鑄曰虞舜命臯陶作士自是名刑官為士士察也欲其能察也
士師又為群士之所師法故名官曰師抑下惠為士師。李嘉會
曰士師以下不曰寇而曰士者各專掌刑之職治獄斷罪皆欲其
當故曰士自古刑人之官曰士。薛平仲曰事固有病於過察者
惟刑則貴於加察此士師所以為司寇之攷又以教群士之必察
也是以內自國中之鄉以達於四郊之遂自遂以達於公邑之縣
自縣以達於四方之都家以評於四方之邦國其地各置其官其
官各名曰士凡內外之有獄訟者皆非地治之所可專而一歸之
王國之士焉及總而聽之於朝士之外朝王與公卿大夫以議於
此詳陳學國等五禁之學以存制於建册錄

王昭禹曰禁之為仁刑罰之為義禁之不止而猶犯然後加之以
刑罰。鄭康成曰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禁民為非。鄭鑄曰
已為之後先王之竟欲一人身犯故用五禁以樹禁於其身。鄭鑄曰
凡所以左右之也人之身有手足耳左禁於左右禁於右。鄭鑄曰
刑罰亦如是。易氏曰古者有五刑無五罰五罰自周稷王
始古所謂罰刑之輕也舜之象以典刑則常刑也以常刑為重故
以五流之法宥之猶以為重又設為三等之輕刑曰鞭作官刑朴
作教刑金作贖刑贖刑即後世所謂罰而其輕又居三等輕刑之
下至周人設刑官之職初無五罰之法而司圜所謂罰人不虧財
則知舜之贖刑即此所謂虧財者也輕亦甚矣攷之士師則成王
周公之心非特欲其無刑亦欲其無罰故左右刑罰則有五禁先
後刑罰則有五戒凡此而已後世人情日薄而抵冒滋衆稷王

於是作五刑之法以損五刑之舊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三千五百而稷王之三千以枚數之雖增於前然墨劓所增者各五百皆輕刑也官所損者一百大辟所損者三百皆重刑也惟其禁戒不立而左右先後之無術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九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鄭康成曰宮王宮也中曰婦曰婦人所謂不入宮者是也○劉說禁官官府也傳體入者是也○國城中也而國禁是也○鄭鑄

曰野禁今之田律野中之禁軍禁謹讞夜行軍中之禁五禁見於

經今之刑統律令是其類也大司寇有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謂之五刑此謂之五禁蓋士師揭示五禁禁之不從至於犯刑則刑刑類以齊水字堂類相常飛賄玉雷之書君堂堂刑裁有政類庶得預也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諸于門閭

賈氏曰爾雅云巷門謂之間則縣于處廡巷門使知之○鄭鑄曰以木鐸徇之于朝所以示貴者書而縣于閭巷之門所以示賤者貴賤皆知禁刑將措而無用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

王昭禹曰禁不使勿為掩於未然之前戒勸其怠忽掩於事為之除不為戒則欺其防謹而加進○鄭鑄曰五禁謂之左右五戒謂之先後五禁則揭諸書而示之以文五戒則形諸口而告之以言以刑罰為正而五禁示左右之以刑罰為中而五戒先後之左右以言其佐助也先後以言其誘掖也先王不欲人之犯刑既書之

以使之觀又謹諄然詰誡之先謂未犯之前既有以教之後謂已
犯之後復有以懲之或先或後叮嚀切至不欲使民隸於罪也王
氏曰先從之若盤盤日上先備甲三日後甲三日後甲三日後
也○劉氏曰若盤盤日上先備甲三日後甲三日後甲三日後
成之使毋失于刑罰
一曰誣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日禁用諸田役四曰糾
用諸國中五日憲用諸都鄙

鄭鑄曰用兵然後有誣蓋暑折之以言使斲然必信湯誣言泰誣言作
於用兵之時是也諸侯畢會王將有為則作為文誥之辭以誥之
使知其所以然也大誥作於洛邑四方和會之時是也師田行役
兵眾所聚人或肆行則殘暴天物故其戒謂之禁城邑之中姦盜
得以並容不有以糾之則不及知故其戒謂之糾王昭禹曰若
鄭都下常法戒王戰世斬霍斯者視王刑服為法戒若老實光

禁無所不用如小宰言九宮中之糾禁憲禁于五宮之類是也誣言
誥於書可見而此三者則久而無傳名雖不用所以戒民則一故
拔曰五戒王昭禹曰管之所用非特軍旅也而軍旅為主蔡氏
為誣言也管前皆有禁也亦若見而已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職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違
宵之乖以施刑罰慶賞

鄭康成曰鄉合鄉所合也○王昭禹曰六鄉之內比其居別有州
黨族閭比其民則有什伍合州黨族閭比者以比合比以閭合閭
所以聯其居也合其人民之什伍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所以聯
其人也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而士師又掌之使之相安
相受故也安之王氏詳說鄭大鄉合州黨族閭比長特語相安者正

此所謂亂民以啓民也

易氏曰人有罪過未屢按法而善於州

里者去之則不善者遠而善者得以相安上罪暮役以下罪三

月役任於州里者捨之則不善者反而善者得以相受相安相受

是與衆同欲也與衆同欲則與衆同惡也。此追奪之華。曰。則。出。入。

相安守望相助是有利存焉。以施刑罰慶賞則賞一人而同所勸

罰一人而同所戒是有義存焉。刑罰有外者。被慶賞者。此士師所

以掌狗而弼六鄉之教也。鄭鑄曰此皆小司徒與族師之職乃

使士師掌之者蓋司徒官屬專治其事而刑官之屬以刑助之教

以誘之於先刑以鞭之於後則民知所畏而六鄉之政成矣

李嘉會曰士師所職比而用之者亦止追齊刑罰慶賞之事若有

本亦註者則刑律刑者皆任之勿相宜律定章罪者夫曰然也

掌官中之政令。

劉執中曰官中政令謂秋官之屬所行政令。鄭鑄曰上文言掌

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職嫌於侵官以為司徒之官府而政令皆出

於此也故又言掌官中之政令見其專掌司寇之官府不可以侵

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易氏曰察獄訟之辭則刑官之屬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上其

獄訟之決者而致其辭於士師士師因其辭而察之以詔司寇

斷獄察訟獄訟既審合於邦令士師則又以其邦令而致之於鄉

士遂士縣士方士上下聯事精察如此此獄所以得其中

李嘉會曰必察獄訟之詞情理若何詔諸司寇而斟酌之然後方

官

可以致邦令。鄭曰司寇職今於卿士師承之以達諸外。鄭曰鄭駁之。于。王昭禹曰政令邦令必使士師掌而致之以違

令則刑之所取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反納。二曰邦賊。三曰邦謀。諸。四曰犯邦令。五

曰擣。六曰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賈氏曰士即士師以下。鄭曰農曰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

決事比。鄭鐸曰成者條例品式前世所立可依援以為比者是

也。小宰八成皆治民之成法故太宰以待萬民之治此八成則專

以治士以經故之中士以計者幾五千下士以萬計者幾三萬其

多如此雖其與也本於卿大夫書考之詳不幸有姦邪者出乎其

間非專立成法以馭之士師何以治之哉。洵如斟酌之酌酌取也

塗有說彘汝為傷莖莖味也。素癘短此職。蔡霜賜。賈賈為衣

仁不義以毒王民生。亂階是謂邦賊。謀則反間之人。陰為諸侯刺探

國事是謂邦謀。王昭禹曰邦賊謂小人作於內而為諜者。邦謀謂

下弗從逆也。邦有成令故違犯之是廢格法令之人。故曰犯邦令

干冒王敬令者。鄭曰賊曰犯令。擣如矯制之矯上無是令輒出已意矯而為之

具有無上之心。故曰擣。邦令盜民財國貨以自封殖如陽虎竊寶

漢唐之時群小朋黨其為傾邪之類是為邦朋。私室謂為朋。朋

者誣以為非曲者誣以為直。變亂黑白使事無不失實是為邦誣

王昭禹曰。池。九茲八者。亂之階也。八成之法專以馭士。實宜淺哉

前此以。八者。士師皆有。此法直致其罪者也。臣然猶有。情。賊

謀必殺故。司。戮。曰。掌。斬。殺。賊。謀。而。將。之。于。服。景。伯。曰。居。力。情。能。賊

師之職也。○王昭禹曰。先王患夫奸人所以為禍本者如此。立

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俟其類至從而治之則制治保邦所以防其芽孽者豈不至哉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暗之法治之

劉迎曰荒辯之法所以別其荒歲之輕重而知其中年凶年無年欲為移民則財糾守緩刑之備使凶札而無辨安知食三鬴與不能人二鬴者哉上饑則發上年之粟中饑則於中平之粟下饑則

發下年之粟未必不自荒辯之法知之先儒既以辯為別辨則荒之數倍是為荒則之法士師別又改為賑而授刑賑為證則荒辯豈特緩刑之一乎鄭鄭曰豈不移民不通財不糾守者將待以刑也凡此皆荒則之法以治凶荒之時不同平時之法先儒謂當若論其文之輕重而論其時也○劉執中曰不辯其荒而驟施救政則僥倖之民出矣故士師治以荒辯之法辨則荒之數倍是為荒則

則刑雖不可去亦緩之而不急

王氏詳說曰大曰邦小曰國此鄭氏之說也邦為王者之邦國為諸侯之國正以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大司寇掌建邦土地之圖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豈非邦為天子之事乎惟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言邦及國兼諸侯而言耳此周禮之法言也然邦為王者之邦亦為諸侯之邦也且移民通財非王者之事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未嘗言移民通財也大司徒下大夫去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是移民通財所以待諸侯也此古今移民通財而繼之於若邦凶荒之

後是邦又為諸侯之邦也然則邦固字無定說

九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

易曰傳謂地傳以為之保別謂判書以為之合約謂書其期約者劑為之要書者鄭鐸曰因爭財而有獄訟必以傳別約劑正之小宰八成所謂聽稱責與質當者是也稱責之財則傳之以約束別而為兩人執其一買賣之財則立為限約而有劑券以身約故以財致訟者操此以為決則加之以刑無愧矣元傳別約劑之不可治皆死敵者簡共。林椅曰當其稱責已有傳別是制治於未亂其始訟之由者也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鄭鐸曰勝國國為吾所勝也則無主後矣然實我用以勝之如周之勝商不廢亳社以湯之故不絕祀是以祭之。陳君舉曰是尸天書者禘犧受職魯厲祇以潔齊地也。社稷在而在奎。元改祭勝國之社而刑官為之尸亦類也。劉中曰先賢之謂宗廟官為之勝國之社稷其祭五土之神與先稷而大與王之社稷元耳。鄭鐸曰為其勝之也。亦於甲兵。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易氏曰自治朝而退居於內謂之燕朝自燕朝而退居於寢謂之燕寢此出入所以謂之燕出入也。禮記曰謂士師前驅而辟則王者燕閑之際蓋無一節之不謹車謂之道車者其意亦可推矣鄭鐸曰使刑官驅辟則人畏刑而無敢犯。黃氏曰前驅辟皆刑官自大司寇而下

甲周之書

邦之大事言小司寇掌國之五禁故以國之大事言士師無預於邦國之大事故以諸侯為賓而蹕於王宮言鄉士掌六鄉王之祭祀軍旅賓客有出入於六鄉者故以夾道而蹕言然官正掌王官而言蹕邦之事與士師蹕於王宮相為異同者蓋官正言凡邦之事則王官之祭祀等事無所不蹕士師特蹕於諸侯為賓之時而已曰蹕曰蹕皆以刑官主其事正所以重萬乘之勢也若乃王之三公六卿大夫出入於鄉遂公邑之間亦有辟禮而無蹕禮外諸侯入於王國則有辟禮居於客館則有蹕禮鄉士云三公遂士云六卿縣士云若大夫皆言為之前驅而蹕是知三公六卿大夫之有辟禮而無蹕禮也詩士云邦有賓受於國別為之前驅而蹕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是知外諸侯有辟禮而又有蹕禮凡求其居於邦未求在許偃密杞其聞剛與蹕在戎之國則於客之館在國得用此禮也明矣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饋水

鄭錫曰祀五帝必有尸者尸神主也周以祭大山以公為尸祭

此說謂尸之尊如天帝然國無就洗之理其入門也以盤匱盥

水則士師沃之王有獻尸之事必就洗以致潔士師亦沃之饋水

本小司寇所實士師則洎而增之凡此皆取其明清於用刑使之

沃使之洎也洎猶暨暨及也故有增之之義

沃使之洎也洎猶暨暨及也故有增之之義

終之也賈氏曰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而

祭先王先公所沃盥小祀則沃尸盥小目沃王盥也爵於凡裸事

沃盥惟在宗廟為裸時

總論

王氏詳說曰夏官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此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蓋成周之時萬乘至尊其為衛至矣以經考之有前馬有前車有前王有前驅有前王而辟有前驅而辟初不可混為一說前車者謂車已駕而王未乘之時如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以王乘而繼前車之後非前車為未乘之時乎前馬者謂車已行而王憑式之時如道右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以王下而繼於王式之後非前馬為已行之時乎前王者謂王之在廟而步行之時也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及納亨前王以前王而繼以納亨之後非前王為在廟步行之時乎前驅者謂車之或行或趨之時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小臣王之禦船王則前驅以玉璽而繼於前王之後非或前王而前驅者而辟者有前驅而不辟者大司寇尊矣故前王而不辟前王而辟其小司寇歟然大司寇前奏納亨小司寇前王於太賓客抑亦宗廟之中無有辟止行人之理也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於王出入則前驅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故燕出入則前驅官前驅而不辟也士師以刑官之考不避者刑之此所以前驅而辟與小司寇之辟不避者刑之則同但小司寇前王而士師前驅耳若夫辟之之外又有蹕焉見於經者又皆可致天宮宮正九邦之事蹕夏官隸僕又掌蹕宮中之事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小司寇九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士師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千王宮卿士各掌其卿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此又不可不辨也宮正掌王宮故以邦車言隸僕掌五綬故以宮中之事言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故以

元刳結珥珥則奉犬牲

鄭鐸曰刳珥二事總謂繫牲羊人及肆師皆作刳珥刳謂割割也
以繫成廟之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刳羊血流于前乃降
刳字與刳同義用犬為牲大小祭祀以司寇奉之士師則奉於楨
魯葬之時珥當為珥與小祝彌裁兵之意同注謂珥當為珥用牲毛
者曰刳羽者曰珥不知此奉犬牲犬豈有羽哉見禮記

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鄭鐸曰或謂諸侯為賓行燕享然也蹕王宮何耶蓋殺在廟燕在

寢帥屬蹕王宮則在寢時也。易氏曰帥其屬而蹕王宮所以肅

朝廷之儀。李惠會曰大喪有廬舍之居亦當蹕官以備非常

王昭禹曰大司寇小司寇言使帥其屬非必親帥之也。士師言帥

其屬則親蹕矣。大司寇蹕耶。大司寇蹕耶。大司寇蹕耶。大司寇蹕耶。

鄭鐸曰王師所過而敢有沮遏或所頒而有不從令者軍中之禁

而輒敢干犯則不循軍法之人也安可不戮耶。晉魏絳將與狄人

戰于太原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則斬之。鷄澤之盟晉侯之弟揚

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正謂是也。易氏曰帥其屬而行其

戮所以正車旅之法。凡此皆以刑官之士師任其職重其事也。

歲然則今正要會

鄭鐸曰今刑官之屬爾。易氏曰小司寇於正歲命其屬入會乃

致事者入此歲終所正之要會也。鄭康成曰此計歲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于牛國及郊野

鄭康成曰去國百里曰郊外謂之野。鄭鐸曰小司寇所宣布

者及四方之遠士師憲其近也

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司農曰鄉士主六鄉之獄。鄭鑄曰鄉之刑官最多蓋六鄉之人民至衆而小人無知觸法者多也非特刑官之衆史胥共二十人而徒則百有二十人亦豈非六鄉之廣追逮之多故歟

掌國中

黃氏曰六鄉之民王所自治故其獄在國中六鄉教之詳矣其刑亦不同故司徒曰鄉八刑司寇曰鄉刑是也百官之獄亦聽於此王昭禹曰鄉之獄訟不聽於鄉而聽於國遂之獄訟不聽於遂而聽於郊縣之獄訟不聽於縣而聽於野以其所掌遠而察之欲其

各宜並辨之曰辨而然刑之

鄭康成曰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各主三鄉中民曰鄉士通

也。鄭鑄曰鄉民之數教官掌之此又掌其數者蓋欲行糾戒非

正治其教也。黃氏曰糾戒之恐其昏迷抵誤而陷於法也然六

鄉四郊郊獄或別主郊刑恐亦有與鄉不同。易氏曰聖人於刑

獄非得已而用分職降典而後折民惟刑相我受民而後能和其

庶獄則夫戒之糾之令之母使罪屬於民聖人之本心也

聽其獄訟察其辭

鄭康成曰察密也。鄭鑄曰聽其獄訟而不察其辭則曲直失當

情無由伸。王昭禹曰獄訟以辭為主書曰師聽五辭又曰察辭

于差以盡其情而已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

鄭鑄曰惟察辭已智詳乃從而辨之注以辯為辨別之辨今本字皆作辯是辨論其獄與其訟之情狀也其有死罪者則別異其文書使與不死之刑異不有以辯之又安能異之耶死罪之罪者其刑異其書亦異○王氏曰死刑之罪定而又要之若今責伏辨矣廣四刑會通不○王氏曰死刑之罪定而又要之若今責伏辨矣同書亦異○王氏曰死刑之罪定而又要之若今責伏辨矣鄭鑄曰罪人要詳謂之要詳也○賈氏曰雖得要實之辭罪辭要四皆謂罪人所犯之定論也要詳謂之要詳也○賈氏曰雖得要實之辭罪定仍至十日乃復以斷刑之職聽斷于外朝恐因虛承其罪十日不聽即是其實然後向外朝對衆更論乃與之罪○鄭鑄曰待一旬後聽讀典其獄者與獄核而處于朝○司寇親聽之易氏曰外朝之位群臣群士西面諸侯群吏東面而三公北面長衆庶在其後職聽於此則將以盡人之情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

死其希曰罰夷也夷者故也夷主刑也刑必率臣臣不刑以臣解獄訟輕者得自斷必死刑然後職聽于朝司寇不敢專也自春秋以來凡死刑必請于上然後殺晉刑擅殺其家目而晉人殺之趙鞅擅殺趙午而晉人以為始亂猶舊制也至於諸侯將自專之故訝士得論刑罪于邦國九四方之有治於士始造焉耳

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

賈氏曰呂刑之師聽五辭是也恐寡有濫故衆獄官共聽之氏曰又歐歐群士○鄭康成曰麗附也各附致其法以成議王氏曰司刑之法或掌官成或掌官成或掌官成三刑之法○鄭鑄曰當聽獄之時群士司刑皆在各出所見引法以為證致其所犯之罪而附麗於法共評議之使罪與法相應也

愚按議之如何王制曰凡聽五刑之法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

之義以權之意量輕重之序謹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以盡之此足以想見當時之所識

王氏詳說曰卿遂縣方皆云職聽于朝司寇聽之群士司刑皆在

而不及三公交聽群士司刑皆在則是三公亦在但周公設官之

意不欲使早者臨尊舉卑以見尊耳

獄訟成士師受中

王昭禹曰獄訟成謂獄訟之辭成而無虧。鄭鐸曰及議已定然

後士師受中成者議已定而不變也中者所斷之得中無過不及

也。易氏曰書謂之中若書所謂謂成中大有慶小司寇所謂訟中受

其事實 天府監獄訟至於中則死不尚焉。王昭禹曰士師受中謂受

傍日刑殺

御鞅賈伯勳斃鉞印批印合表奪鉞銜谷疇瘞後劫捕。讀抵

其支于皆利之日

肆之三日

賈氏曰肆陳也殺訖陳尸。秦伏傳曰三日弃赤諸尸。鄭鐸曰

連三日之夕使人共知然後弃之。以王昭禹曰

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鄭康成曰免猶赦也。劉執中曰死刑而欲免之用八議也。鄭

康成曰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

往議之

陳及之曰縣士以上三官皆云若欲免之則會其期夫人有犯五

法既委之司寇且群士司刑皆在議刺赦宥之已詳而又欲免之

亦不忍之心存焉耳雖然為其罪不可赦亦從有司之議焉。案會

曰一人有罪王与三公群臣盡心備力以蒸其罪舉不可免人亦何辟

王氏詳說曰王制有三宥文王世子三宥之外又有必赦書曰宥而不曰三宥又有所謂辟者馬知士遠士縣士則曰宥而不曰三宥又有所謂會其期者書為商頑民設也故曰宥不曰三宥又在辟文王世子為公族設也故又云走出致刑于甸人而又有必赦之語此不曰三宥者三宥已見於司刺矣若欲免之且會其期豈有不至三平

碑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拔大殯客則各堂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

賈氏曰大祭祀若祭天四時迎氣即於四郊大喪紀當葬所經道大軍拔王出行所經道大殯客四方諸侯來朝各由方而入並過大邱魯以桑柘委繆其柳處瘞委力都真我則謂乎才似不其葬令而蹕則以獄官掌之獄無敢犯而其所掌則有尊卑故也

三公若有邪爭則為之削驅而辟

賈氏曰三公有邪爭須親自入鄉則鄉士為公作前驅引道而辟止行人使大目○王昭禹曰公卿大夫教治政事之所自出非

刑官先而辟焉則有所不行故也

其喪亦如之

賈氏曰公卿大夫之喪死於此者及葬為之前驅而辟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賈氏曰謂征伐田獵之大事故有犯命刑戮之車。鄭鑄曰民雖

鄉官所治刑戮則在鄉士。黃氏曰權時之法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鐸曰考遂士以中士十有二人為之先儒謂鄉士主六鄉之獄遂士主六遂之獄所以鄉士使上士官尊而人少遂士使中士官卑而人多者六遂去王國遠故官卑以六遂在遠郊外兼王公邑地廣人衆故官多今考鄉士之官雖用上士止於八人然又有中士十有六人又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然則鄉之官多於遂矣先儒殆弗深考

掌四郊

鄭康成曰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

獄在城中○王氏曰外謂四郊非

蓋公邑之在鄉遂者地

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

鄉廩戎而遂士言紅其禡者鄉廩以訟廷鄉廩乃在紙而卿在者

戒焉遂治略無所戒也違其戒令則糾之而已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甸而職聽于

朝

賈氏曰去王城漸遠恐多枉濫故至二甸宥其反覆也

鄉士自

不職聽于朝蓋用刑也遂士以二甸聽士以三甸則遠故也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屬其灋以議獄訟

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曰

鄭康成曰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遂士擇刑殺日至其時往視之

如鄉士為之矣○賈氏曰鄉士獄在國中不須言就此去郊差遠

故云就郊也六鄉之獄并在國中不得言各六遂之獄分在四郊

之外故須言各也

王氏詳說曰鄉士上士八人鄭氏以為四人分主三鄉是一分治
其六鄉之獄遂士中士十二人鄭氏以為二人分主二遂是六分
治其六遂之獄縣士中士三十二人賈氏以為三百里之稍地地
狹人寡以十人治其公邑之獄四百里之縣地五百里之都地地
廣人多以十一人分治公邑之獄方士十有六人鄭氏以為四人主
一方是四人分治其三等采地之獄然縣士之說賈氏失之賈氏
亦本鄭氏之意而為是說也縣之名不一而足大司徒四甸為縣
是二十里之縣也遂人五鄙為縣是二千五百家之縣也載師小
都之田任縣地是四百里之縣也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
地域夫外而邦國內而郊里縣之縣師者是天下亦得謂之縣也
知術師掌道練才藝事者地左傳賦地縣書謂地繁也鄭本律
矣惟六鄉無公邑之田自遂達畿自二百里至五百里而公邑之
田在是矣先鄭鄉士遂士之說謂百里二百里與後鄭同而以三
百里至四百里為縣非也以四百里至五百里為方亦非也後鄭
鄉遂縣方之說景合於經但以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
鄉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為都
縣野之獄焉其意以為四等公邑而二百里之甸所有公邑之獄
遂士兼之故止於三等公邑也殊不知遂士之不可兼治公邑猶
鄉之不可兼治六遂况縣士三十有二人則是以八人主一等公
邑是四分治公邑之獄設官之數豈不睦然乎鄭氏得之於縣師
而失之於縣士學者所未喻

賈氏曰序官縣士三十二人縣獄既有三廳蓋三百里地役人少當十人四百里五百里地廣民多當各十一人故云各掌

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

賈氏曰去王又遠故加至三旬。林檉曰鄉遂縣士糾其民獄而戒之當其未犯有司之時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意至矣所謂民訟以地比正之蓋有獄訟則鄉遂都家之長同聽之麗于刑則歸之士司筮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屬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聽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也

鄭康成曰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縣士也

未詳鄭康成曰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縣士也

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賈氏曰直言大役不言大事又不言帥屬而蹕則非王行征伐之事謂起大役使民衆故直言各掌縣之禁令而已。黃氏曰自精以往惟共邦役

九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鄭康成曰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黃氏曰野有大事謂其事在野者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人易氏曰掌都家之獄訟者謂之都士家士獄訟成則告于方士方士掌都家亦以都家在王畿之四方故也

掌都家

鄭康成曰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置地
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賈氏曰縣士自掌三等公邑之獄方
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且縣士親掌之若方士通掌之采地自有
都家之士掌獄有事上於方士耳

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

易氏曰聽都士家士所告之辭又辨其一死四刑輕重之書言上
于國而不言聽于朝蓋鄉士遂士縣士自以其職而列於九棘下
故曰職聽于朝方士掌都家不必職聽上獄訟于國而已。王昭

禹曰三月而後上于國者則以其所掌又遠其待之又宜久也

鄭康成曰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日異之

日異之

鄭康成成於朝將士制銅治輕訟重訟移獄獄訟月日三度

言司寇聽之此獨云聽其成謂采地之士所平斷之書亦異於

上也

獄訟成士師受中

王氏曰又言獄訟成前所謂成都家聽斷之成也後所謂成司寇

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鄭康成曰都家之吏自協曰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
反覆有失實者其聽獄訟者則知其聽獄訟之則如其刑殺也
而乎聽。黃氏曰書其成以處都家之聽獄訟者蓋都士家士也

九都家之大革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
鄭康成曰方士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也其方以

王之事動衆則為班祭令焉

以時脩其縣灑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

鄭康成曰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器皆方士以四時脩

此法歲終又省之則數羣民數亦相近後漢書曰縣法即周法也

此法各小司徒使方士省之則其治野也

鄭曰縣法司冠所縣象德之法自城曰野之野方士以時脩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與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也

黃氏曰按其職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故鄭遂以為送逆之

近與掌逆同掌逆固為送賓客也近士獄官而送逆賓客者蓋有

前驅辟蹕與司寇以下分其事賓客自外至則使逆士主之至其

稱訝士者本為迎受四方之獄云爾李益會曰訝逆也王訝易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易氏曰都士家士上所治之獄方士主之以上於國○黃氏曰都

家後鄭說是言民不純屬王非司徒教法頒之于邦國都鄙使之

各以教其所治民教之不至而入于罪戾治之者當任其咎故其

民教甚長各主之獨上其獄訟于國而群士議法則冢宰所謂刑

以馭其威嚴內當有統也○又曰罪與法疑而讞者也訝士四方

之有治于士者鄭謂之讞此乃謂之小事不附罪何耶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賓客與行人逆逆則討也而掌諸侯之獄者罪刑所當輸亂獄當
往成亦以言為上也然大體以逆罪防衛賓客為急諸書命及五
言禁也

掌四方之獄訟

鄭司農曰四方諸侯之獄訟

論罪刑于邦國

鄭鑄曰論其所坐之罪與王朝行刑之意于邦國使四方知王
朝所以斷此率者意如此也○黃氏曰罪疑於重輕決疑於逆逆

附故曰論罪

九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鄭鑄曰四方獄事有疑者求治於王朝之士師則先造於訝士訝
士乃為之通于士師使其事無不達

四窮鎗亂獄御莊師拔臣

達之理則奉王命以往而成之謂斷定其非常之罪○鄭康成曰

呂步舒使

治誰前獄。王昭禹曰成者使兩議皆成而莫之虧也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
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

鄭康成曰送逆謂始來及去也。鄭鑄曰邦有賓客至則與行人

之官送逆之行人掌其禮而訝士治其刑使人畏也賓入國為之
前驅而辟在野亦然以刑先馬使人不暴客也客已入館則環其

外而蹕止行人

○易氏曰行人以禮言許士

誅戮暴客者

王昭禹曰客者國之所禮而暴客則刑之所取也故誅戮之
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禁之

鄭康成曰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
三覲。鄭鐸曰客之出入恐人得而犯故道而引之有事當治於
王朝則贊而相之此所以名官曰訝

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誓小

賈氏曰大事者自是在國征伐之等聚衆庶非諸侯之事則訝士
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

王昭兩曰誓禁之所施訝士讀之

非誓之也必據訝士亦犯誓禁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賈氏曰其職掌外朝之法左右九棘之事主詢衆庶讞疑獄故屬秋官

掌建邦外朝之禮

鄭鐸曰天子有三朝一曰治朝司士所掌是也二曰內朝大僕所掌是也三曰外朝朝士掌之其官謂之朝士蓋天子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外朝在庫門外嫌其非朝故名官特曰朝士法立則位正而儀肅然後君臣上下可以議獄斷訟於此矣或謂寧夫堂治朝之法不言建司士正朝儀之位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而不言建其法獨朝士言掌建邦外朝象基衙亦蓋名脯仍由詔斯泐化羽其楛遽也惟特隴耶衆庶庶厥目民咸造王庭事非常有欲其勿藝衣尤慮其禮之不嚴此外朝之法所以特謂之建焉。王昭曰外朝詢衆庶聽獄訟之朝其位有左右有前後不得以相踰越所謂法也。易氏曰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而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者政所以正其法者也小司寇主於詢天下之政故其位止於公卿大夫庶民而已若朝士專掌外朝之法則諸侯以至群士群吏咸在焉欲肅其儀所以必建其法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鄭鐸曰左右皆植九棘者三孤六卿其數九公侯伯子其服九棘之爲物其心赤其刺外白其華白欲孤卿諸侯忠赤誠實以事上

而以潔白為義又欲其外示威儀使人無敢犯也槐之三公上公
三人也槐之為物其華黃其實玄其文在中坤大目之位以黃葉
為元吉故取其黃論道佐王欲其入道之妙故取其玄陰雖有美
含之以從王事無成而代有終故有取於文在其中。易氏曰孤
卿大夫待之以目道故列其位於九棘之左公侯伯子男待之以
賓道故列其位於九棘之右。事集會曰孤卿諸侯皆稱王室故
右為客公侯伯子男其爵雖有為異其禮則一也亦在馬朝之所以王
右為先列公侯大夫於左則在為異其禮則一也亦在馬朝之所以王
朝右之也禮也見其平於三公北面則以各王為義故列其位於三槐
之前以至群吏州長衆庶之徒皆所以斷庶民獄訟之中故亦各
以位序而列於後所謂外朝之法其嚴蓋如此。鄭辨曰或謂自
士師以下名曰士者皆群士也或以謂上士中士下士之總名群
徒側指史胥徒也陳旌則衍御徒風隸也志卑而卑為衆尊矣
設正為論衆庶也王將論之則三公引之以前而正王面王得以
親問焉其在三公之後宜矣以鄉老觀之二鄉則公一人公在前
而衆庶從其後亦其宜也獨使州長帥之蓋其平日屬民讀法而
勸戒之有素民所聽從而不敢拂者也若夫群士在孤卿大夫之
後者乃上士中士下士而非士師以下之官明矣王朝之官上有
孤卿大夫下有元士是其常也安有士師得預其後而元士及不
在列之理元士在孤卿大夫之後則府史胥徒在諸侯之後亦其
理也。易氏曰諸侯群目之並列於位者外朝之法斷獄訟於
九棘之下者外朝之位初不必諸侯群目之咸集而後聽之也黃
氏曰外朝論民訟獄諸侯適來朝則與馬小司寇群目而論訟
民曰外朝論民訟獄諸侯適來朝則與馬小司寇群目而論訟

陳君舉曰內重外輕之患自古然矣滕薛兩君爭長於魯滕侯曰
我周之卜正卜正無足道焉者而夸大言之五叔無管則蔡不得
以高年先衛人情重內雖聖人不能禦此周人所以汲汲致意也
外朝之法以王官位左棘之下以諸侯位右棘之下使若敵然不
以朝廷臨窻外至於賓射則諸侯在朝與三公皆北面雖朝士位
者有不設者矣至於燕則諸侯以齒叙雖射人之位者有不設者
矣至於饗唯諸侯具十有二牢而諸侯之長獨得用十有再獻是
則王禮之數何其過厚也又不徒為是文具止也典命之法雖天
子之三公母過八命而九命必以待州伯卿大夫為出封也皆加
一等故之於傅萊仲周公已卿士也而封蔡虞虞過父為陶正而封
陳亦甚寵矣宣王之時申伯袒申韓侯袒韓為之賦詩悅其就國
臣庶相致辭宴中取雀私取夾糝備物嘉糝頤備壽菊也鴨也無解
望所謂不泄邇不忘遠者如此若夫王且過國君則三公賜上公
之禮卿賜侯伯之禮大夫賜子男之禮士賜諸侯卿之禮庶子壹
賜其大夫之禮皆以爵為差蓋卿不得踰上公大夫不得踰諸侯
伯孔子作春秋王人雖微必序乎諸侯之上始不以爵為差凡以
尊王非周之舊典也

左嘉石平罷民焉右時若達窮民焉

王昭禹曰地道尊右而卑左嘉石必在外朝之左者卑之而示其
辱也肺石必在外朝之右者佑之而必其伸也項氏曰左嘉石
右肺石
鄭鑄曰或謂嘉石與肺石其一以恥罷倦不能自強之人其一以
通下情使窮困無告之民得以上達必設於外朝者蓋自雉門而

仲窮民也下者平治也李嘉會曰
人仲窮民也下者平治也李嘉會曰

人仲窮民也下者平治也李嘉會曰

人仲窮民也下者平治也李嘉會曰

內則有禁其出入者天惟外朝得入而至焉庶使坐者有恥於其類窮者得至而無罪過也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設者

賈氏曰帥其屬當走徒六十人為之。鄭康成曰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使趨或謂以鞭呼趨則呼趨者慢朝謂賤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設違其位傳語也。鄭鑄曰野衆庶群至於外朝之地則有路塞而不知避所尊者矣必示以威乃知畏也。彼其生長於田野之間不知有朝儀則慢而不敬矣未嘗有班序之列不知所當立之地則錯而不定矣未嘗識朝廷之人則就其族類相與私語而談時事矣不有以禁之於未然至其有犯而加誅焉豈忍為之哉此所以帥其屬執鞭以威之又從而辟之又從而禁之也

易牴諶朝藉臣者所必總按其籍於朝夫敬時辭於始期慎爾禮至於左右前後之列其可忽乎朝士以鞭呼趨則呼朝者之趨於位也且為之辟則使人避焉而止其位也位定然後為之禁其慢朝者錯立者後說者尊君故也

陳及之曰朝士司寇之屬蓋法官也而掌朝儀位著蓋法官佐司寇議獄訟詰邦國刑四方其風采足以肅百僚振紀綱以之典朝儀則可以儀刑百辟矣漢侍御史中丞外摠都御史領侍御史舉劾百官自丞相以下舉法無所避每朝會則禁彊不肅者亦先王舊制哉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子朝告子士旬而舉之大夫者公之小者

庶民私之

王昭禹曰彼夫而我之謂得何度而得之謂獲鄭疏曰於而取

故曰得難曰得難左傳所謂得雷曰得得人曰獲春秋書獲
麟得寶玉大弓凡此皆難易之辨。易氏曰古者建國而朝後市
市近利而朝近義惟義可以正天下之利蓋人具有常業而或至
於亡逸者切。鄭鑄曰謂歛解之逃亡者或貨賄空富有常守而或
不能自守其所在者至於遺失者於是九得獲者則委於聽獄訟之朝告於議訟之士
而不敢私焉以待其久而反之不使人之見利而忘義也至于旬
亦既久矣物不可反亦不可棄於是棄士大者入于公小者歸于
庶民之私是又以上下輕重而制其義也若司市言得貨賄六畜
者三日而舉之與此異者市民之所集其亡易得其求宜速故三
日而舉若外朝之所委則求者或遠亡不易得待之宜緩故必至
于旬而後舉各當於義而已。鄭鑄曰外朝人者罕至故必十日
以入治聽期則以一月有失非得者之省者三月手區者其日二
治聽期外不聽

黃氏曰九士謂自鄉士已下治謂獄有過誤各以其期理于朝則

聽之

鄭鑄曰外朝正為聽斷獄訟耳苟不為之期非所當聽者亦為之
聽欲使民無訟不可得也故立為期國中一句謂鄉士也郊二
句謂遂士也野三句謂縣士也邦國春謂訝士也地有遠近故期
有寬迫過期則不為受理所以省煩息訟也或謂外朝正以聽訟
論期而不聽無乃不能使民伸其枉乎不知事之抑而不直者彼
固不能久安也若過期然後反覆是其變詐或生於意外又為之
聽則其誣逮所及擾民多矣其所以不聽致質人之言謂治質劑
者國中一句郊二句野三句都三月邦國春其外不聽所以省市

中之文書息民之好訟先王之治所以措於無爭之域者盡如此
鄭鐸曰責如今之理欠也然必有判書可為證驗則聽其爭判書

謂兩書一札一書所與之數一書所償之數人各執其半者也苟
無判書則不聽小宰所謂聽稱責以傳別是也。劉執中曰所以
卷信而省訟。李嘉會曰以治者先經所屬如鄉遂縣士而後致
朝士由是而觀亦不許越訴明矣

九民同貨賄者令以國禮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鄭司農曰同貨財謂合錢共賈者也。王昭禹曰司關曰九貨不
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所謂國法也若二人同財一人犯令則
并舉其貨財而刑罰施於犯令者一人而已。謂本成曰謂同貨
財以銀之乏時以四兩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虛不得過

王昭禹曰屬責謂以已之財屬之於人而使責也。王氏曰以責

屬人必使有傳傳必有地著其相抵冒而訟以其地傳來乃為之

聽治屬責而無傳有傳而無地著不知所在不可追證則弗聽也

李嘉會曰地傳者獄士之人當時為傳明者若屬責以貨財相受

人有地性為之深則聽其詳而理之黃氏曰屬責以貨財相受

萬兩有地性為之深則聽其詳而理之黃氏曰屬責以貨財相受

之傳為多地傳益五家以財相受者謂能共知

有鄭曰相益不可以其所親之貨蓋有不用判書而引之符及其

相傳近之人情盜其出或至其詳如地傳之人有不如其律則

不聽責以傳別之言不若黃氏為平易小宰

黃氏曰有責治以判書同貨行以國法屬責聽以地傳皆著聽訟

之法也皆細率也無不得上達則民情無壅矣然教化奉行民訟

簡必畿外委之諸侯畿內委之冢都朝士所治者其冢都朝廷雖尊

而李執常與民接故其法可行非後世所能為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鄭鐸曰軍謂屯為軍旅以攻圍人也盜賊或群輩軍屯於鄉邑至於犯及家人其熾如此凡能殺之者皆無罪王安石乃以為攻圍

鄉邑及家人得殺之其意謂既圍鄉邑又及吾之私家故人

殺之無罪然與下殺之無罪為不叶良由考之不詳強為之說

邑曰軍軍固重人之所禁凡盜賊皆集徒家也成軍罪由軍下及鄉邑及家人者苟禁其殺勢將獨強而不可禦殺之既罪由軍下及鄉

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鄭康成曰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於士。賈氏曰士即

朝士也。鄭鐸曰執仇者必告於士已書於士而士得之則以刑

罪論其罪犯誓於世詎世不稱仇飲肉飲血後有稱師殺仇則無

於公然後得以行其事所以杜人之專殺也既書于士矣及其既

報則不論以罪蓋非私殺也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處刑賧

賈氏曰縣鄙謂六遂不言六卿者舉遂則卿在其中。劉迎曰刑

之賧而以朝士慮之者蓋凶荒札喪寇戎之際法不寬減則民滋

不安而盜賊之變起正朝士所當慮而令邦國都家縣鄙議刑賧

也先儒以減用為慮賧朝士何與於減用哉

司民曰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林椅曰外朝有司民猶司士之在治朝。鄭鐸曰天子為天牧民則

民者天子之所司官曰司民蓋天子司其牧養之事司民司其多

寡之數而登之耳。王氏詳說曰天府云若祭天之司民司梓而

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祭之同其辟掌之異其屬司祿爲地官之屬
固然矣司民不屬地官而屬秋官者秋官主刑聖人用刑本爲好生耳
陳君李曰司徒縣殺不詳教化不至保國不刑則民刑師者衆故。薛平
秋刑官中司民之官知其多寡司刑從刑別不屬民刑師者衆故。薛平
仲曰五刑皆戕民者也知所以愛其民則知所以謹其刑此司民所以
列於司刑之上

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
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鄭康成曰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鄭鑿曰生齒謂能前
也。鄭版今戶籍也。賈氏曰國中據六卿在城中者都鄙據三等
采地及其郊野者郊謂六卿之民在四郊者野謂六遂及四等公
邑是徧徵內矣。鄭鑿曰不辨其國中都鄙郊野無以知其地之

以徵辨生耒和糶雖刑社從從其鄉賦惟其婦則不舉陳有牧
知也每歲有死者則下之有生者則登之以知其存沒也曰臣氏
官錄氏別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曰春馬歲名于生三月父各
年某月某日生而歲之宰告閭史閭史告其共二職之間有共
一賦之別史州史賦諸州州命世黃州有共制詳密如秋禮
民之生也泰始皇有三代重民之意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
于王王拜受之

鄭鑿曰司寇刑官也宜無預於民數大比之年則以戶口之數詔
之何也以刑之繁簡民之息耗數焉所以告之者使有刑而已司
寇既得其數俟至孟冬祀天司民之日則獻于王以爲民之所以
生者屬乎天亦隱有神者相之而其權在王王龍恤天之所生則
已得以省刑矣司民之星也王者以名官所以法之也小司寇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蓋小司寇每歲祀司民則獻每歲之數
此則大比之歲於祀司民之時乃獻三年之大數也。王氏詳說
曰司祿爲文昌三能之第六星司民爲軒轅角蓋軒轅十七星兩
角有大民小民天文志所載明矣先鄭以司祿司民爲文星何所
經見。鄭康成曰天府主祖廟之藏者數之。疏曰天府受民數數
及穀數以圖用則之則穀數必與民數俱上。司祿與司民亦同
除也蓋民數自生齒以上俱登之不得穀數之實則司民亦所
緝。賈氏曰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者重此民數民爲邦本故也。

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鄭康成曰贊佐也。賈氏曰內史掌八柄司會掌天下大計冢宰
貳王治事皆掌大事故皆爲一道副貳民數藏之所以贊助王之
治民也。鄭鑄曰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見民非特王之事而爲
沐君者刑官也其糞亦狃羸貳其數制羸狃其羸貳之數羸羸
意欲使三官知爲民富之術不至使之犯刑也司民掌民數之官
耳民之貧而犯刑非已所得而知也以爲民者王所當治民有登
耗則爲公卿大目者當據是數佐王以治之使之繁庶而已故曰
以贊王治。易曰此言貳之以贊王治小司寇言貳之以制同
用者蓋附之堂軀出於民民之繁簡係乎刑刑之同疑既
若刑以爲生民之本則冢宰贊王治則已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鑄曰刑者民命所係大小司寇司之而士師以下行之非中士
二人所獨得而私也名曰司刑者使掌五刑之書

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
百殺罪五百

鄭鑄曰刑當與罪相應掌其刑書於此因其罪而附麗之則國法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劉迎曰名官司刺而堂三刺三宥三赦刺蓋刺舉之刺也刺史謂之刺以其掌刺舉故耳訊群且謂之刺訊群吏訊萬民亦謂之刺既曰訊矣而又曰刺猶三覆五覆而問之訊其果無罪則刺舉於上而行赦宥也而以刺名官專主刺取人情之當而後施上下所屬之意詳矣

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鄭鏗曰刺取其實然殺之無愧矣皆以為當殺則殺之故謂之

三刺以刺名宥以訊為職先王之意○鄭康成曰宥寬也赦舍也

王昭禹曰人之犯罪重者有至於殺故有三刺之法其罪有被之

以拒刺為已重罪類也鶴記輕刑贖救者赦宥有莊者也此至於

皆有法而所謂法者內以求民情外以斷民中而已司刺以是法

贊司寇聽獄訟也小司寇所謂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以至於

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也司寇不言赦言刺宥則

赦可知矣舜典言欽恤五刑先責災肆赦而後怙終賊刑先輕而

後重所以示上有好生上之德周官司刺先三刺而後三宥先

重而後輕所以示有司執法之堅則知民莫之敢犯仁之至義之盡也

焉有司有執法之堅則知民莫之敢犯仁之至義之盡也

壹刺曰訊群且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

劉執中曰訊問也掌以司寇已成之獄訟問於眾人○鄭鏗曰先

王非有心於用刑大抵以赦宥為心三刺一則先訊群且詢諸公

卿之尊者也二則訊群吏詢諸府史之卑者也以為左右及諸大

夫皆曰可殺為未足信三則訊萬民萬民以為可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鄭司農曰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也漢書曰明不知其義者鄭中而文吏以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者不坐死曰若手刃誤中者遺忘若間惟薄忘其在馬而以兵矢投射之曰若擊不出之類也鄭曰罪雖可刺又以三宥之法求以寬之豈其人之所不知識乎豈其人之過誤乎豈其人之遺失偶忘之乎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愆過

王昭禹曰幼弱則幼而又弱也記所謂七年曰悼是也鄭曰得免刑意其連坐之尤老耄則老而又耄也記所謂八十九十相攙馳馳鄭曰幼生差若今律律令年九十亦免刑意

比老耄又宜次之。王氏曰幼而不弱老而不耄愚而非愆則不在所赦。賈氏曰三赦與前三宥所以同者看上三宥不識過失遺忘非是故心過誤所作雖非故為比三赦以為重仍使出贖此三赦之等比上為輕全於無贖

李氏曰古之所謂赦宥如斯而已大赦之與郊赦自漢唐以來見之刑曰鄭曰舜典曰審安肆赦於刑曰宥子以故過宥罪及於此未聞詳大者也大者皆謂廢天刑則同刑三赦三宥止及有罪無辜也人得以幸免春秋大書曰歲失刑也

以此三禮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王昭禹曰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則情盡於內而辭孚於外矣情重者上服情輕者下服或刑或殺各當其罪而無疑也鄭曰上服聖刑凡行刑必先極端辨刑之必乃後刑之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

鄭康成曰訟訟約若宋仲幾薛亭者也。鄭鑄曰如諸侯萬民有因此而訟者當用舊約劑以質證之故為之珥而辟藏謂諸政府也珥者殺鷄取血以塗其戶所以袪去不祥也。辟藏謂諸政府平日謂爭約不決者則以血塗戶乃謂辟其戶以出。已見政府之文而尚不信則昏墨甚矣故服墨刑以示其昏墨當戮之意。

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王昭禹曰有訟則辨訟而已大亂則誓戒而變先王之政刑。鄭康成曰六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責。鄭鑄曰大史言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但其約之差錯而已故言辟法而刑其不信者此則為大亂而辟藏非特約劑之亂而已舊禮犯分

言鷄斃于不齊不殺也

二人殺四

鄭康成曰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歆血明著其信也曲禮曰滌牲曰盟

鄭鑄曰說者見春秋書盟謂為衰世之事其說出於禮記所謂盟詛不及三王也考之昔載苗民罔于信以覆盟則五帝之世已有是事第苗民覆之故數之為罪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非謂不可盟謂其盟之屢而無信學者不察以周官大司馬之書胡為王府有珠璣玉敦之車戎右有贊牛耳桃茹之文於此又設司盟之官遂信何休戰國陰謀之說不考之於詩書爾古者結繩足以示信盟詛雖有而未以用去古稍遠淳厚一散世末當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善良而無鬼瑣此司盟之官所由設也。王昭禹曰此

紐與家以誠相示知畏於神而不敢欺也。教於神而不欺也。紐與家以誠相示知畏於神而不敢欺也。教於神而不欺也。紐與家以誠相示知畏於神而不敢欺也。教於神而不欺也。

掌盟載之禮

大祭三其成位則盟刑國之不敵萬民之社命而加其不信者有微諒者從之盟誼強面也華崖小橋哉

鄭康成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為卅子產

也楚客盟

盟而加之以法行之謂之盟載之法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鄭康成曰有疑不協也。鄭錡曰此謂合諸侯而盟將與之有所作為而未知其心之同否此所以有疑必有會同會同必有盟盟則司盟掌其法與禮儀焉。王昭禹曰禮其物儀其容也

北高詔明神

鄭康成曰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饗禮加方明于壇上斷而敵政也。鄭錡曰坤此胡諸吉私僞禳祭掃地為影神屬

牲也

讀其執書以告之也

王昭禹曰幽則質諸神而盟者神之所為也明則益諸人而約者人之所為也盟諸神約諸人所以結信之道

既盟則貳之

鄭錡曰左傳序襄十一年載亳盟之文甚悉而可考已盟則司盟載

其貳蓋諸侯各受其盟誓之辭而此有副貳以為異日之證

王昭禹曰其正則藏于天府司盟則載其貳也。大司寇曰太史內

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藏其貳者非特司盟而已

盟萬民之犯命者詎其不信者亦如之

鄭錡曰此謂合萬民而盟民有犯禁令者既待之以刑矣又慮有敢效而為之者於是盟其犯分之人蓋與共盟戒以無或如彼犯

命者所為也左傳魯人盟臧紇曰無或如臧紇犯門斬關以出其類也萬民有不信者謂向已結言而今背之無復信義則與眾共誑之誑者祝之以言欲使背信之人必蒙其禍也盟與詛異盟者戒其未然詛者懲其已往左傳鄭伯使卒出穀豚行出鈞大以詛射穎考叔者謂已射之後故追誑之也盟詛雖異禮儀皆此面

以詔明神故曰亦如之

黃氏曰犯命不備皆當刑射則臧紇斬關番當連也而衆不可能刑故乃盟或必又引詛射則者射考知當坐而衆不可能造罪惡使文而博不強詛射者則此足致殊死則恐其難究者為矣矣雀角犀牙非呂公之明安能聽之乎此三物以道其故也

王昭禹曰邦國有疑會同堂其盟約之載者貴者之盟也盟萬民

鄭錡曰民之有約刺書於丹圖司約掌之此則藏其貳以備遺失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鄭錡曰有約劑而不信至於獄訟者使之盟盟則中有所懼者不敢聽而獄訟自息矣此乃省刑獄之術

九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

脯

鄭錡曰民有盟詛則鄰里當共其牲既使衆庶共質爰而鄰里共牲之人必能詰責之者彼將知愧而自悔也牲共酒脯等以初告人皆詛之矣已盟又與司盟共酒脯以祈神祈其盟之必驗也神之小者用酒脯故祭侯之禮以酒脯醢也考經之所載切疑周

家之於獄訟者先使之盟詛已訖乃使之入矢鉤金既入金矢乃為之受理而聽之然則刑措之術本諸此乎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甸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職主也。鄭鑄曰金玉石錫皆國家之用物而名官特以金者玩好之至貴者莫如玉故玉府雖有金玉特以玉名府國之所用而用金為尤多五行皆金也故職金雖掌金玉錫石而以金名職。黃氏曰職金偶司寇金行殺戮也牙戟弓矢斧鉞刀鋸其用一也玉石丹青其類也故兼主之。是亦一府藏也職金以上皆聽斷其下則施刑

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鄭康成曰青空青也。曾青銅之類可鑄畫及化黃金者亦出蜀山。其用一也玉石丹青其類也故兼主之。是亦一府藏也職金以上皆聽斷其下則施刑

受其入征者

鄭司農曰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受其入則取諸民而官所稅賦者。王昭禹曰取於有地者之征而已上以政取謂之征

辨其物之微惡與其數量揭而覆之

鄭鑄曰辨其美惡以知其精粗辨其數量以知其多少揭以表之覆以封之。覆言即也。所以謹其藏

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

鄭康成曰明金石者作捨雷推轉之屬或有領於金石多寡輕重出於常數之外不可以無法度也故掌其令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鐸曰厲凶暴之名司厲所以察凶惡暴戾之人秋傳曰聖有所歸乃不為厲盜賊之厲於人猶見之也故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謂之司厲。薛平仲曰鬼物之病民者謂之厲則厲蓋人之所共惡今以官之治盜賊者命曰司厲則惡而絕之殆亦甚矣

掌盜賊之任器貨賄

易氏曰非其有而取之者謂之盜因盜而肆害於人者謂之賊

鄭鐸曰任器者所用以傷害人之器也貨賄者殺越人而劫罰其

所有之財物也

辨雜物非官器者謂之器賂物入于司兵非其類其多必非量其

其短長非質莫知其貴賤揭是三者則物與器常存而不可移易

鄭鐸曰入于司兵使其物充兵器之用取諸盜賊以為除盜賊

之具而已辨司農曰若今時傳錢人所入縣官士有罪而罰之取其金貨以入于司兵者義也盜賊有罪而罰之取其任器化其財以入于

司兵者亦義也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粟

鄭鐸曰古者父子罪不相及然罰之大者則有笞戮之法既服刑

矣其從坐之人有不可加以刑者則沒入官為奴男之又入于罪隸

使為隸以役於百官府女子入于地官之春人粟人使供春柶飲

食之事所入不同其名曰奴則一也。劉執中曰罪惡之重雖沒

其身未足償也又奴其男女而隸役春粟皆有常養以存其生焉

新為良民然後舍也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則殺之不能改過又自贖焉其殺宜也雖年滿而出者猶不齒三年甚辱之也

九園土之刑入也不虧體其罰入也不虧財

鄭康成曰園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己罷於法者。鄭鑄曰園土

之刑只加以明刑耻之故不至於虧體園土之罰只加以職事勞之故不工於虧財。陽氏曰二者雖曰刑罰而非刑罰之正乃言

明者也

掌曰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之者

掌守盜賊九囚者

鄭鑄曰此官拘繫當刑殺之人然特言掌守盜賊者蓋囚雖在所繫而盜賊執讎非盜賊則又他取捕獲也其互已散故也。○鄭康

上罪桎反音毒季反音奉而桎中罪桎反音桎下罪桎

賈氏曰此謂五刑罪人古者五刑不入園土故使身居三木掌囚

守之。○王氏曰桎在脰桎在足季在手左氏傳子湯以弓桎華弱于朝則桎在脰明矣。劉氏曰桎者桎也。在頭曰桎謂○鄭鑄曰

凡因有上中下之罪九刑有桎季桎之殊罪有輕重故三木或備或不備上罪三者皆全中罪二下罪一亦理之宜也

王之同族季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鄭鑄曰王之同族有罪者親親之恩以輕為貴故但桎其手而已

有爵者宜次于王族故加之以桎也季則兩手共一木桎桎兩手各一木故桎比季為稍重然罪未斷之前皆不可去其季與桎待

斷然後去故曰以待蔽罪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

鄭康成曰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罪

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刑在小辟。鄭鐸曰適朝

士者蓋以朝士掌外朝王與公卿聽獄訟之所恐或又得而審詳

焉重人命之至也適朝士矣以為無可疑則加以明梏於楛上明

書其所犯使見者咸知其罪適於市而殺之所以與衆棄之也注

謂奉而適朝然後朝士加明梏以士字屬下讀以文考之適朝士

與適甸師之文相對則疑其不當下屬。鄭康成曰士解士也奉而

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鄭鐸曰適甸師氏者蓋以甸師掌耕藉田以事宗廟藏穀之所隱

也族適甸師則有爵者之族也。鄭康成曰此刑殺之謂也

人慮兄弟此尊尊親親之道也。鄭康成曰生王之時雖同族有

也。有爵者自天子而下其也。鄭康成曰天子之刑殺也。鄭康成曰天子之刑殺也。

刑罰則賊者先當上不梏於下。鄭康成曰天子之刑殺也。鄭康成曰天子之刑殺也。

氏者為其有罪再使人見之。鄭康成曰天子之刑殺也。鄭康成曰天子之刑殺也。

刑于適者不與國人冤兄弟也。鄭康成曰天子之刑殺也。鄭康成曰天子之刑殺也。

寧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鄭康成曰既斬殺又辱之。

鄭康成曰既斬殺又辱之。鄭康成曰既斬殺又辱之。

鄭鐸曰為之謀者則與賊窺伺乎國家之際以圖危社稷其罪不

可赦也故大者斬之小者殺之。鄭康成曰斬以鉞也。鄭康成曰斬以鉞也。

斬殺皆謂其罪之且從而搏之搏與臍同謂斲裂其尸以示人也。鄭康成曰斲裂其尸以示人也。

斬殺皆謂其罪之且從而搏之搏與臍同謂斲裂其尸以示人也。鄭康成曰斲裂其尸以示人也。

斬殺皆謂其罪之且從而搏之搏與臍同謂斲裂其尸以示人也。鄭康成曰斲裂其尸以示人也。

斬殺皆謂其罪之且從而搏之搏與臍同謂斲裂其尸以示人也。鄭康成曰斲裂其尸以示人也。

斬殺皆謂其罪之且從而搏之搏與臍同謂斲裂其尸以示人也。鄭康成曰斲裂其尸以示人也。

斬殺皆謂其罪之且從而搏之搏與臍同謂斲裂其尸以示人也。鄭康成曰斲裂其尸以示人也。

斬殺皆謂其罪之且從而搏之搏與臍同謂斲裂其尸以示人也。鄭康成曰斲裂其尸以示人也。

左傳載齊侯圍龍傾公之嬖人廬蒲馳黜門馬龍人殺而膊諸城上使磔裂為膊也。劉執中曰為賊髡而情有重輕故或斬或殺雖已斬而又搏而磔之於城上以狀其求獲者然則賊室於國者情與反間同非盜於財而殺人民者也。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鄭鑄曰凡殺其五服之親者不復知有親親之恩矣狄則然也故焚其尸視之如夷狄焉殺王之親者不復知有尊尊之義禽獸則然也故辜其尸視之如禽獸焉。王昭禹曰焚以火者不存其形

鄭鑄此曰焚燒也易 辜以磔者不全其體。鄭康成曰辜之

凡殺人者跽反止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

黃氏曰凡殺人者今所謂謀故關殺。鄭康成曰跽僵尸也。劉

勳曰盜則不然死罪跽之於市或劓或刖或墨亦皆就市刑之使人知盜之不可為而不敢為也。王氏曰人者刑已故盜言刑

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

黃氏曰謂犯他法官則劓墨皆刑於市也。揭盜于上鄭言罪惡莫大焉是也。鄭鑄曰罪之附麗於法所當刑則亦行法於市使衆見之故曰亦如之。

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

王昭禹曰此句既言於掌囚此復言之者掌囚奉其有罪者適甸師氏而待刑殺掌戮正以殺之為事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黃氏曰軍旅戮于社而王之同族與有爵者亦於斧鉞鄭以戮為
勝焚辜肆非也即下所謂髡者全其體而戮辱之也古刑戮字皆
合輕重稱之鄭謂曰軍旅田段棄殿所聚不示以嚴則必死所
畏故或稱殺刑與亦有焚之條之肆之事故

如非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劓者使守圜髡者用者使守

積反子歸

鄭鐸曰先王於人雖有罪已刑苟有可用未嘗終弃之墨者但黥
其額劓者但截其鼻何妨於禁禦耶故或使守門關人掌守門則
之禁令或使守關關謂境上之十二門王城之門也劓比墨為重

而截鼻則貌醜亦以其罪之輕重故墨者近而劓者遠也官則人
道絕故使守內類字正內五人之等也刑者不良能行園游之獸

檻馱成諫亦澹無嘗飛惡駭其類也此謂刑也柳之制刑有菴

隱之於甸師氏則其髡者亦可耻宜用於至隱之廐所以使守積

積謂委積之物其積亦在隱廐故也司農謂鬻保先言但居作

三年不虧體者也或謂公家不畜刑人觀此則刑人未嘗不見畜
特為君者不近之而已關弒吳子餘祭春秋譏甘迨刑人非謂不

畜苗之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鄭鐸曰群隸之別有五曰罪閭蠻夷銘也除罪隸之外四夷皆夷
種之人故又謂之四隸之隸有盜賊則搏之國中有一辱事則役之百

官罪廷之器則積之囚執人之事則囚之執之於祀賓客喪紀有煩
辱之事則役之無乃後世一稱軍之類歟古者取之罪人夷狄以用
之惡其聚群而無統也故設司隸之官以掌其法辨其服色之物

而掌其政令以統治之宜矣然王宮之嚴則使之守其舍於野外則守其厲禁又使之各服其邦之服而執其邦之兵以為守衛則其人雖賤而所用為甚重矣此司隸之權所以左重焉故由漢而後遂置司隸校尉掌刺舉之任武帝使之持節捕巫蠱督大姦猾其重至於專道而行專席而坐秩比二千石其任確劇推辱宰相有如餽宣者蓋始於此五隸各百二十人此其正員也。薛平仲曰五隸之員皆百有二十人而司隸之徒則二百人蓋君令出於司隸其徒不能以不繁力役責之司隸其員不可以不定。鄭康成曰兵衛掌於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與司隸漢以南北軍相制而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周人之遺意

鄭康成曰五隸之徒謂罪隸也特不用司隸之名

帥其民而搏盜賊

鄭康成曰民五隸之民賈氏曰亦官五隸皆兩三員外百是民故五隸之民王昭禹曰盜竊之徒間有作而力不能搏則令其民以共搏之未幾善則司

隸之徒神附民

役國中之辱革為百官積任器凡四執人之革

王昭禹曰國中污辱之事則司隸帥而役之五隸之屬各有百二十

十人則足以共其革。鄭司農曰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

為積聚之也。鄭康成曰任猶用也。李嘉會曰四執人之事若

今牢城之兵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革

鄭康成曰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溷廁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中王宮與野舍之屬禁

鄭鐸曰翟與狄同東西南北之夷名雖不同總而言之皆夷狄耳

賈氏曰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者若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劍

西方北方衣氈裘執弓矢其說王昭馬曰四夷各有利器互服者

黃氏曰四翟守王宮與牧誓誓悉戎微盧彭濮同意。鄭康成曰

野舍行所止舍也屬遠例也。鄭鐸曰王在宮處出在野皆使四

翟之隸守之不使罪隸罪隸吾民之有罪者耳使四翟之人見其

德足服四夷司隸正掌其事而師氏又使其屬董之而已中曰破

故用之守王宮與屬禁而視之以為懷心之備也

愚按四翟之民南方之蠻而閩乃東南之別種東方之夷而貉

亦不冒至武王通道于九夷八蠻所獲之民其服屬有素故帥

而為隸其在王宮之守衛則官正掌之其在野舍則師氏掌之

不特此爾南方曰蔡則有蔡胥以待蕃國之使東夷之祭曰隸

則有隸帥以為宗廟之樂皆此意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

鄭鐸曰有罪者之家人從坐則沒為奴隸百官與凡有職守者皆

得而使令之乃以百二十人為率蓋官拘而用者以此數為率耳

薛平仲曰罪而至於隸辱之甚者以罪言之之遠方誠足為王

者之義以情言之聖之近地亦不足病王者之仁故帥之師氏者

先王教化之功而帥之司隸者先王用刑之極功

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便令之小事

可謂嚴矣必使四程之隸以王者所守在

八也

閩隸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閩南蠻之別

掌役畜養馬而阜蕃教擾之

王氏曰役則役於掌畜也○王昭禹曰阜蕃教擾之與掌畜同事

掌子則取隸馬

王昭禹曰子謂鳥所生者閩隸掌阜蕃其物則養之而使取隸於

己者也因致其至我鳥鳥之無知飲啄鼓舞而惟閩隸之是從則閩

隸之隸於中國豈異於是言掌子則取隸而不言守王宮與厲禁

以司隸言掌帥四程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則閩隸之有守

可知

隸隸廟廟于御東夷所獲

掌役牧人養牛馬

賈氏曰為牧人所役使牧牛牲

與鳥言

鄭司農曰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介葛盧聞牛鳴曰

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王昭禹曰鳥之鳴也

言而後手操表隸與鳥言亦不為怪矣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陳蘊之曰四隸所守皆如蠻隸之事者周之時以南方為遠尤貴

其來也故掌四夷之官名象胥而奏樂亦以南詩曰以雅以南記

曰胥鼓南則周人之意可知矣

貉隸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征東北人所獲

掌役服不氏而養也不氏

不氏教擾之

王昭禹曰以服不氏堂表猛獸而執擾之故也。王氏曰不言草

蕃猛獸非所阜之物

掌與獸言

王昭禹曰先王必使夷貉之隸與獸言者以鳥獸之無知尚可與
言知夷蠻之民哉此亦先王之微意。鄭鑿曰蠻人知養馬故以
殺校人閭人知養獸故以役服不氏各因其能而用之也人之性
或能通知異類之語者非人之所能也使夷貉之人與禽獸言不
使閭蠻之人者不強其所不能也

杜守王官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五

秋官司寇下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昭禹曰布以敷施之憲以表示之。鄭鑄曰國朝自淳化三年始置諸路刑獄事乃周家布憲之意然不止於二人而已今謂之憲室原於此歟

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

鄭康成曰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鄭鑄曰大司寇正月之吉布刑于邦國都鄙又縣刑象以示萬民小司寇於正歲帥屬觀刑象及宣布于四方憲刑禁矣布憲復德掌之者蓋大司寇布之者舉其綱也小司寇宣之者行於朝也四方稱輶載餘棧和暉憲執在都獨而宣布之所至之起又從而

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鄭康成曰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李嘉會曰表示其刑禁于四方及乎四海者犯刑禁則從而詰之俾不至於太甚也

易氏曰先王之治有刑必有禁知禁而自止則不至於罪知罪而自反則不至於刑此宣布而憲之有不容已者所謂以詰四方邦國也其都鄙達于四海者蓋無此疆爾界之異凡遠近同而下四海欲正月而必聞其刑禁者未之能達也必書其刑禁之宜憲于民以達於州伯州伯以達於卒正卒正以達於連帥連帥以達於屬長屬長以達於諸侯諸侯以達於其國之都鄙而要服以達

蒙其害可勝數耶此乃設為禁暴戾之職以正之也。王昭禹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聽者教官之事以刑禁暴者刑官之事教施於未然之前刑施於已然之後二者相為終始而已。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橋疑來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李嘉會曰前者在公行法之人此者在民害治之人。王昭禹曰

逆理害治者謂之亂謂於中口亂於人論恃強虐物者謂之暴。中則

亂謂於中口亂於人論惟亂惟暴乃以力而正之人之力有所不敢敵則不得已

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也。黃氏曰正猶正長之正以此則召亂

之萌安可不禁之哉。鄭錕曰橋則矯稱上之命令誣則誣人以

無有之事惟橋惟誣敵犯士師之五禁造為浮言以相恐動其言

誣謂於中口亂於人論謂之誣謂於中口亂於人論敵謂於中口亂於人論謂之敵謂於中口亂於人論

而誅之也。劉執中曰王制曰前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

政教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以其出

於情邪而無補於中道又從而害於風俗殺之宜矣

九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

易氏曰前五者之禁不為庶民設也此於聚衆庶則人情難遷其暴

尤甚故必戮其犯禁者以徇。黃氏曰則聚有車大輿之禁

不可過矣不特九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易氏曰奚謂女奴之為奚者隸謂男奴之為隸者既以罪役故必

司牧其出入牧養也祭之工卿稱曰甸其出以刑也或有犯禁不

從而戮之則非不教之誅是二者亦所以禁其暴也

總論

陳及之曰考比閭族黨之法凡所以為政之道纖悉備矣二官所禁大抵暴橫足以侮上陵下卿官或未能禁止之也於是王朝為之立官以遏絕之庶幾卿遂之官長得以從政焉然周公之時天下安有此是亦先車為備也

野廬氏下十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王昭禹曰野道之小室謂之廬所以待行旅也公劉之詩始曰于時廬旅終曰于詢斯館則館大而廬小先王設官以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之類故名官以野廬氏

黃氏曰野廬氏掌通達道路其下蜡氏至庶氏皆道途事類次第

相從

肇慶顧道行通之便才解絕也去王城五百里曰魯

王昭禹曰達國道路至于四畿則遂人所謂于夫有滄澗上有道

為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是也謂之四畿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遂入既治野之道路而野廬氏必掌達其道路凡以輔成遂入之事而已而司險又掌達其道路則非特王畿之道路而已凡九州山林川澤之阻者也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并樹

鄭康成曰比猶校也

中曰校也宿息廬之獨寘

所宿及晝止者也

王氏曰三十里有宿食以謂之宿也鄭鑄曰

遺入凡國野之道于里有廬廬有欲食欲夫行者至有所止也合方氏所達者四方之途也遂入所治者田間之道路也欲其無所隔絕自國之郊及郊外之野所通行之路皆有宿息并樹夜可以

寢書可以懋有井以備飲食有樹以為藩蔽野廬氏專掌之則行者之至如歸矣孰不願出於王之途乎

易氏曰晉文公之為盟主也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圯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隸人牧圉各聘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此晉之所以霸若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道非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道無列樹國無寄寓野無施舍此所以知陳之將亡則野廬氏達國之道路比及野之道路宿息者所以為先王之制

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榛之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涂地皆有人以為之守有賓客則令其人聚而擊柝所以待暴客也

有相朝

王昭禹曰諒辨而後集彼辨而禮信有欲君為君遂之意胡諒之所以禦姦也。鄭鐸曰如是安有九伯見伐之禍

九道路之舟車擊誦互者叙而行之

鄭鐸曰擊者相值而礙也互者交互而不行也推車於陸行舟於水阻陸之地偶相值而有礙互之阻礙。鄭鐸曰車有礙入有爭先之心必無相避之理因其先後王之叙以次而行之。鄭鐸曰此後有職者即其所以辭也。而不敢也。

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

鄭鐸曰執節而來者奉王命之使有爵之人皆王朝之臣至於其地則為之辟既以尊王臣之來又以見貴賈之理。王昭禹曰有節者至則欲達之而無留難有爵者至則在所承而無敢慢故皆為之辟行人使避焉然則野廬氏其徒百有二十人則使其徒為

之辟也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

鄭錡曰田野之中有町畦焉皆禾稼之地為或橫行則踐入之田而害其穡事有隄岸焉皆防水之屬各或徑踰則決入之水而壞其隄防此爭端之所由起不可以不禁漢行田中徑踰射邪

禮乘

九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

賈氏曰大事謂若征伐巡守田獵郊祀天地王親行所經並須脩除道路及脩廬楹比民夫使有功效。王昭禹曰治其壞謂之脩去其穢謂之除有脩除道路者野廬氏則比較其人之數所以防患也脩除人曰曉除而比之彼無此義之廣

章九道禁

鄭錡曰道必有禁此則掌其犯禁者則王國大事肅然百福言矣王昭禹曰若禁則禁者謂以兵革禁行者謂駭時在國中者

邦之大師則令場道路且以幾禁行旅不時者不物者

王氏曰言國之大事在國中而已邦之大事則通國野焉。王昭禹曰令場道路所以致繁。鄭錡曰國大用師道路之行欲無厄穢不祥之事易於是時不當行而行不當作而作失早晚之時非所當求而求之非所當操而操之非其物而有異常之狀皆致入之為惡盜者也微伺而幾察之以防變也周之制於田野之道十里之遠設官以治其廬舍禁其姦盜如此之嚴則道不拾遺豈不亶哉後世十里有亭亭必有長其法亦出於此惜夫不復修也

蜡禮通預氏中士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蜡骨肉蠶臭蠅蟲所蜡也月今日掩骼埋歿此官之職

學陰融

劉執中曰枯骨曰骸肉腐曰醜人獸皆同職掌拚而理之不令暴露於溝壑道路也。鄭鐸曰王政行於天下生者有養死者有歸安有枯骨遺棄而不收尚待改官以除之耶然月令亦有掩骼埋醜之文太平之世雖無饑饉然死於道路而無主後者亦未必無也。有是事而不爲之收掩則傷人君之仁無是事而省長官則仁於枯骨之意亦形於天下矣。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

師大賓客亦如之。

王昭禹曰大祭祀先王所以致精神之至而交乎神明之隱不蠲刑者任人則在所惡凶服則在所可哀故蜡氏令州里除而禁之。

鄭鐸曰言祭之日喪者不哭凶服執紼反道亦謂此也。鄭康成曰蠲謂如喪者不哭凶服執紼反道亦謂此也。

所以教罷民也凶服衰經也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穢惡也。王氏曰大賓客則承事如祭有齊敬之心焉。李嘉會曰

大師大賓俱尚清淨不令所可惡者亂其目也。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蜡焉書其日月焉後註其衣服任器子有地之官以待其人

鄭鐸曰若行者出王之塗不幸而死則埋而置揭書其日月錄其衣服與夫所執任之器以俟其家人來則收葬之如是則無腐敗之醜矣。鄭康成曰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賈水曰若此長

掌九國之醜禁

鄭康成曰禁謂去春掩骼埋胔之屬。鄭鐸曰醜與腐同然其字乃與蜡祭之蜡字同昭禹謂蜡祭百物昔之羽旄鮮毛介之物畢

致焉蜡祭所致者神蜡氏所治者形神相聚而爲生相離而爲死二者實相待焉故其字同然蜡者索也無乃索朽腐之膏肉而除之者乎

雍於勇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鍔曰隄防止水之官乃名曰雍氏蓋所慮者尤莫大於雍塞以止之故也

陳及之曰其職掌事頗重而命官止下士二人徒八人而已蓋頒檢令於民間使民戶知之勸農重穀之意

掌溝瀆滄池之禁九害於國稼者

鄭鍔曰水相交通謂之溝實水而行之謂之瀆會水而聚之謂之滄畜水而止之謂之池池以止水溝滄瀆以行水皆有禁焉行者

不得壅塞上管不得壅行非所當行而行非所當止而止水馬則其帶負其利也既掌溝瀆滄池之禁又掌九害於國稼者謂禽獸也禽獸害稼如春多麋之類禮記曰鼠田豕之類通溝瀆滄池

之壅塞而稼者滋漲春國之害

春令爲阱反在注獲反在注溝瀆之利於民秋令塞阱杜獲

鄭康成曰阱穿地爲壘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

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禮記曰柞鄂者或謂爲藪也賦使不至。鄭鍔曰春農就田禽獸或出而爲害水利或有

通塞則爲阱獲爲溝瀆皆以是時也然五溝五涂以通灌溉之水

至春又爲溝瀆何耶蓋五溝者五野之中一定之制不待至春乃爲之此乃里閭之間春雨水集溝滄皆盈水去不速不可不通之也然阱獲設於春可也秋稼已登焉或掌設禽獸亦無以遂其生

故至秋塞之此先王愛物之心也然不言秋塞溝瀆者因利氏而為之則無時而可塞故也鄭康成曰秋而杜塞時獲則之時以時秋也伯禽以

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

鄭鐸曰苑圃之設則為禁禁環遠以防人之入耳若夫與民共利

之山藹莠者往焉雉免者往焉詎可以設禁極乎乎鄭同案曰不

山之必有休其則為苑圃為苑圃也山泉使而禁者為遊焉詎可設毒整乎人君固游固有死矣民庶為苑則

其脣上無法矧可易即山以為苑乎漁人取魚固有餌矣下毒於

水則是竭澤而漁人之食將有中其毒者矣其設禁也宜哉則不仁不信為禽獸之所避也故設官以禁之

則不仁不信為禽獸之所避也故設官以禁之

鄭康成曰薛氏主水禁淫之草無種而浮取名於其不沉溺也神聖書曰善能勝

二人徒八人而已夫乃不足以幾禁之耶曰是特國中入耳近而

柳遂遠而都鄙委之其官掌焉

愚按酒正內官自酒人以下皆奄奚為之勢勢不可呵禁外事齊

氏刑官之屬掌之宜矣

掌國之水禁

王昭禹曰水雖有潤澤灌載之利而犯之則濡溺之則死故水之

險惡能害人之所與夫不時入水而捕魚驚者切禁之乃所以

為仁政之周也黃氏曰非禁捕魚

幾酒誼酒

黃氏曰幾酒苛察之也宜若絕之謹酒為其不能不用也薛氏掌

水禁而使禁酒亦水之害人者也故為設禁焉。王即周曰。設禁於飲酒。飲酒不節其無度也。陳蘊之曰或謂酒誥謂西土之人承先王教朝夕祀茲酒而已其他未嘗群飲也何侯幾察之曰立政以垂將來豈以今日之故而廢之耶

總論

呂氏曰周公作酒誥一篇其刑之重矣至于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是最初謹酒恐人沉酒浸漬傷德敗性至於周官之禁酒官此意及漢文帝為酒誦景帝以歲早禁民酹酒蓋恐耗糜米穀民食不足此猶有重本抑末之意及洪羊建推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敢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至後來惟恐人不飲酒

禁川游者

鄭鑄曰大川之遊雖鳥獲之力有所不能止又况可游乎游謂游浮而行禁之宜哉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昭禹曰寤而覺謂之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寐者豈能定其漏刻之早晚哉所以名官謂之司寤氏

掌夜時

鄭鑄曰專掌夜時則所主欲於夜而覺寤寤以察時之早晚或曰。時。今申。至戌。亥。則。夜。時。

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鄭鑄曰夜雖有時其分則以星晚而見星則為夜早而星沒則非夜仰觀天星之沒見以分之分以月者月出有早晚唯星麗乎天至夜必見故也。易氏曰此謂施於國中者蓋國中有啓閉之

儆國事有朝夕之禮以星分夜則星見為夜星沒為晝朝日啟開
於是乎在是以詔夜守之士鄭康成曰夜士主行夜嚴夜禁至

樂禁行禁宵行者夜遊者

郭錡曰姦盜常發於莫夜之間是以尤謹夜行之禁或學之使勿
行或禁之使不敢行皆以防姦盜也先明謂之晨晨言時之尚早
王粲為日出為晨則中夜謂之宵宵陰浸而陽生通夕謂之
味爽之前而日未旦之時夜夜言日之昏而單左傳言晨維晨門闕是詩言夜向晨則知晨
見明也詩曰肅肅宵征桴鼙宵行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經言夜
呼且以蹕百官以辨軍之夜事則宵與夜固異矣晨行則未當行
而行故擲而止之若夫中宵固不可行夜豈敢遊之時故曰禁所
以不同劉勰中曰甚晨夜而總遊者於暮後於宵而行者

司恒隄氏下土六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炬火也讀如術候燭之燬。易氏曰掌明水久而其官
謂之司恒者取大易日以恒之之義蓋萬物形成於地精成於天
月遡日之光其本皆出於日故也。王氏詳說曰司燭司恒皆掌
火一事而二官何也曰有國火有民火司燭所掌謂民咸從之其
民火燬司恒所掌以共祭祀明燭其國火燬然行於民未嘗不本
於國故司燭曰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之於國未嘗不用之於
民故司恒曰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

掌以夫遂取明水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

鄭司農曰夫發聲陸氏曰夫道也是以謂之。鄭康成曰夫遂
陽遂也陸氏曰於水為木旋也名陽鑿鏡屬取水者也世謂之方
諸皆鑿也。陸氏曰夫遂以鏡鑿之方諸其也。鄭錡曰
水生於坎之陽而為陽中之陰火雖生於離之陰而為陰中之陽

王者向明而治皆以陽爲主故專明火爲先。易氏曰日陽之精月陰之精離爲日爲火爲雷者火之氣也坎爲月爲水爲雲者水之氣也水火以氣而升降日月之精薄之則夫遠以爲陽而爲火盥可以召陰而爲水所以謂之明水言取於日月而非人力之所能致明之至也。鄭錡曰或謂鑿遂之齊同用金錫之半可所以取水亦可以取水何也蓋金錫半者陰陽之雜用諸書則陽氣應之而爲火用諸夜則陰氣應之而爲水

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

鄭錡曰明水火所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及明水也用是水以滌盥盥則曰明盥用是火以照燭則曰明燭五齊三酒所尚者明水取於月中之水以其之記曰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繫著此水也謂此耳。王氏詳說曰爲軍所用之物謂之明所謂明器明器是也。昔軍所用之物亦謂之明所謂明水明水是也。先鄭矣於明水之說後鄭亦失之。郊特牲曰明水者神明之也謂主人之繫著此水也著成也主人之繫則此水乃成矣以陰鏡取水於月中其可多得乎且祭有明水又有元酒元酒取於潢汗行潦之水而爲之則是降於明水矣。鬱齊配以明水三酒配以元酒此郊特牲所謂明水沈齊貴新也。凡洗新之也。長知明水所用止於斯二者而已。先鄭以爲明水踏滌梁黍稷是不讀遠酌之詩也。遠酌之詩曰可以濯盥可以饋饋夫豈明水哉。後鄭謂明水以爲元酒是不讀禮運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醑在戶梁醑在堂澄酒在下夫豈明水之爲元酒哉。共明水火者司烜也。執明水火而號祝者大祝也。奉明水火者大司寇也。共而後祝之祝而後奉之其序如此。玉昭禹曰祭祀必取明水火者以物言之則得陰陽之氣氣也。

道言之則繁而清明乃可以承祭祀也

九邦國之大華共墳又拱云燭庭燎力石

鄭司農曰黃燭麻燭也。鄭康成曰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樹

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也賈氏曰樹於門外者於門內者

由齊制者故諸侯不樹於地門內在路家之庭故曰庭燎於庭前

不齊制者故諸侯不樹於地門內在路家之庭故曰庭燎於庭前

或曰庭燎之若人所執者用薪柴為之故曰庭燎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

鄭鐸曰中春大火之星見於辰季春出火司烜先脩火禁故言以木

鐸使無不聞則除去故大以待新火也神出王昭先事而戒也

鄭康成曰火禁謂用火之匙及備風燥。易氏曰司烜氏脩火禁

於國中而已宮正脩火禁乃宮中之事詳於國此所以為內外之辨

軍旅脩火禁

鄭鐸曰衆之所聚器甲資糧勝敗所係則火禁不可不謹也

邦若屋誅則為明竊又竊偷焉

鄭鐸曰司農謂夫三為屋屋誅夷三族也康成以為若其刑罰之

劇謂所殺於甸師氏者余謂屋誅合一家而盡誅之邾婁定公所

斷之獄殺其人壞其室燹其宮有屋誅也入有罪大無俾遺育故

舉一屋而誅之罪人夜葬故為明竊欲人知其罪也如設楛加明

刑之類。易氏曰竊謂墳埋之地梏其罪於竊上而屬於司烜氏

以明為義故爾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鐸曰狼之為物貪且狠故世有不率教化不遵檢押之人謂之

狼戾條狼氏掌執鞭以禦不率之人故名曰條狼言禦去其狼戾

如逐豺狼也條當為條器之條蕩條而去之使潔清也劉氏曰條亦通也其制主趨辟不主掃除易氏曰九世之非字也如條會經此王誤字以治之使之整齊有條故曰條狼氏

王昭禹曰以王與質客之出入宜致肅焉故也

堂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鄭康成曰孔子曰雷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言士之賤也

王昭禹曰執鞭以爲說劉執中曰堂執鞭趨以辟道路之穢惡及車馬

物之壅窒而不通者王昭禹曰趨則走而致肅辟則所以使人

避也條狼氏所以衛上者如此條狼氏以下士六人為之而其徒

有六十人則帥其徒以趨辟與朝士帥其屬以鞭呼趨且辟同意

然朝士主在朝之事而條狼氏所掌在道路而已鄭錡曰自王

用八人而下公則六人侯伯用四人子男用二人亦以禮有隆殺

不可僭用也子八人曰一人矣蓋取齊徒中取也

九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並僕右曰殺誓馭曰車釋尹弟並大夫

曰敢不開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夫曰殺誓小史曰墨

易氏曰上執鞭以趨辟重主威也此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重軍

事也黃氏曰因其執鞭辟行人遂使命誓大抵主警肅也

鄭錡曰並用之于軍旅祭祀亦有誓故言九誓賈氏曰並言自有

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以並之誓時此條狼氏為之大言使

衆聞知故云且命之鄭錡曰司已誓辭則條狼氏以下則命以誓

以並之誓易氏曰軍中之群吏犯難赴敵於是乎在其聽誓於陳

前者不得不嚴其告戒之旨車莫先於僕右謂其右於戎車者勇

力之士或不用命則勇力無所施揚于亂行於曲梁繆繆戮其僕

是也故誓僕右曰殺賈氏曰僕右謂車寶王樹車右職命於其馭馭者驅

六卿之法二十五家為閭一門而入自有閭胥主之又設備閭氏之官者蓋總其脩治之事使無廢壞也

掌比辨國中宿互據誰者與其國鄉譜而比其追胥者而當罰之

易氏曰比謂檢柅夜士之守宿者。鄭康成曰國中

鄭司農曰宿謂宿衛也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據謂行夜

擊柝所互守胸擊柝謂者也。鄭鏗曰閭之門以為往來者之

防故命國中之人宿守其互據或有姦盜之變當用人以追胥而

守閭之入不可以往則使國鄉之人任其追胥之事鄭康成謂鄉

養也國所粥養謂羨卒也正卒守閭而不動則羨卒之行亦其宜

也者官所不粥養謂物於國中每閭各有互辨以防盜盜備

閭氏掌比故其人使先後相代又校羨卒追胥之事鄭康成曰

論為以賞罰待之鄭康成曰王昭禹曰條閭氏校比者止於

國中若邦野則弗預也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

鄭鏗曰每閭各有防限敢有徑越以從便者由王昭禹曰禁行不

則始於驅而巳禁者謂禁橫行刑者也野蓋民為以兵甲趨行鹿夫

驅馬馳騁則人相恐動或因以亂也鄭康成曰故皆禁馬御之

閭亦如此則遂可知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鄭康成曰

賈氏曰有故謂大喪寇戎等恐有姦非則命各守閭閭巷門氏曰

而考其不在者。易氏曰守閭雖以防非常惟執節者不幾又深

辨乎往來緩急之所在國中之禁其嚴如此公使者不幾謂也

